

联合国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1993年9月30日，星期四

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英萨纳利先生

(圭亚那)

嗣后：哈拉奇先生(副主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嗣后：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副主席)

(扎伊尔)

嗣后：哈拉奇先生(副主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嗣后：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副主席)

(扎伊尔)

下午3点35分开会

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伦纳德·梅里先生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伦纳德·梅里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的代表大会欢迎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伦纳德·梅里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梅里总统(以英语发言)：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谨代表我的国家和我本人在这一重大悲剧的日子里向印度人民表示我衷心的同情。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您当选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您的当选是对您个人和专业才干以及对您的国家-圭亚那共和国-的一种恰当的赞扬。我作为一名爱沙尼亚人对您的祖国有一种特殊的共鸣感。您的国家同爱沙尼亚一样从殖民依赖中解放出来并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同爱沙尼亚一样您的国家不会忘记，独立是使小国与大国平等地分享创建一个更美好世界之责任的决定性因素；为实现该目标，本大厅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不懈努力。

我对您的前任斯托扬·加内夫先生阁下在主持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所表现的干练表示我的赏识。我们还对加内夫先生走访爱沙尼亚及其姊妹国家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他引用联合国为正义权威将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从波罗地海各国消除出去的努力表示我们深切的感激。

对我们大会的邻坐厄利特里亚国最终加入国际大家庭的行列，我表示最衷心的欢迎和祝贺。

然而，我还愿借此机会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最热烈的谢意；他以其强烈地道德信念给予联合国和整个世界以新的希望。这一信念是：我们不可被动地等待冲突的出现，而应防止各种冲突的产生；联合国首先是一位总设计师，其职能以不可被火焰所吞没-作为赶往扑灭仍在燃烧的过去的烈火上面的消防队而只是本组织的次要作用。他之所以是如此大概

本记录可以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经有关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签署后，在本文件印发日期后的一星期内送交速字记录科科长(C-178室)，并编入记录的副本中。

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记录表决和/或唱名表决结果后如有星号请参阅本记录的附件。

Distr. GENERAL

A/48/PV.11

19 October 1993

CHINESE

93-86679 (c)

是因为——如果使用比喻的话——失火的碰巧只是一个穷人的牛棚。因为这场大火足以焚毁整个芝加哥。

让我对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引人注目的有道义的责任感和他在捍卫预防性外交原则方面的坚定性表示我的赞赏和感激。作为一个小国，爱沙尼亚非常理解并希望充分支持秘书长捍卫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并执行预防性外交。

三年以前，在1990年，我访问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纽约会议，我当时是作为一个被严格禁止进入会议厅的外交部长。碰巧，我当时在联合国总部前面接受了电视记者的采访，我当时说，下次我在这时在这的时候，将是为了升起爱沙尼亚国旗。记者们甚至没有去尝试掩饰他们的彬彬有礼的同情或他们要使采访迅速结束的愿望。不知他们是否甚至尝试在其电视节目中播放这样一段“不现实的”采访？

一年以后，在1991年9月，我目睹了在一根联合国旗竿上升起爱沙尼亚国旗，并下结论认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今天，我在这里告诉大会，并也许还告诉那些同情我的记者，我作为战后第一个民主选举的爱沙尼亚总统的工作刚刚开始。

今天，我的话里充满了自信和希望。爱沙尼亚业曾是，并再次成为一个国家；爱沙尼亚已经重新建立了它在阳光下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和今天派代表出席这里会议的绝大多数国家有着共同的特征、经历和目标。爱沙尼亚有拥四万七千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一百五十万居民，位于波罗地海之滨，大会大多数会员国只比爱沙尼亚稍为大一些或稍为小一些。和今天在这里的大多数会员国一样，爱沙尼亚曾被夺走了它的独立，被迫成为一个帝国强权的殖民附属。和这些国家一样，我们也以数不清的苦难为代价恢复了我们的独立。正如这里的大多数会员国一样，对爱沙尼亚来说，这项工

作仍没有完成。联合国大会是联合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一道工作的最好地方。

然而，这需要在爱沙尼亚最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爱沙尼亚国内继续，这是由于在1940年占领了爱沙尼亚的外国武装力量仍然无视大会第47/21号决议，继续留在我国领土上。爱沙尼亚已经就这些军队的撤离耐心的进行了二年的谈判，但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僵硬的立场后面是苏维埃制度和俄国所谓的议会，该议会是根据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所谓宪法形式，其目标是以现代化的形式恢复苏联。叶利钦总统是这个具有帝国主义思想的议会的一个囚犯。

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当前的时刻对于叶利钦总统来说是一个特别适当的时机来通过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撤出剩下的军事力量以及签署关于这种撤出的国际协定来加强全世界对民主的信心。这将保证作为北欧区域——这个区域又是欧洲的一个不可分隔的部分——的一个不可分隔部分的波罗地海区域的稳定与安全。

我在与叶利钦总统的通信中强调，我准备在最近的将来同他会晤。我仅希望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将以其全部共同的道义力量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极为棘手问题。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或立陶宛的问题，在这项努力中，它们也将支持俄国的民主化。通过执行预防性外交，它们将消除一个潜在的冲突根源，从而加强联合国本身的威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通过平等的为大国和小国的利益执行国际法，它们将使我们所有人恢复关于即使是在现实政治方面，正义也是无与伦比的和不可分隔的希望。

联合国可以授权这样一项任务,由一名俄国和波罗地海各国可以同样信任的权威欧洲政治家担任其领导。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迅速制订一项国际协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当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进行了两年的谈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时,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预防性外交在于有能力在早期阶段察觉危险迹象并以一种避雷针的方式予以解决。这就是我们的首要问题和主要任务。

在不同的阶段有两种不同的理由被用来在谈判中进行拖延和兜圈子。第一个理由是,俄国方面宣称它无法为从波罗地海各国撤出的部队找到驻防。从法律观点来看,这个理由是没有任何内容的。违反一个主权国家及其人民的明确意愿,在其领土上驻扎外国军队是违反国际法的,不能成为一个谈判项目。与此同时,我想再次重申,爱沙尼亚准备和其北欧邻国以及其他伙伴一道,在其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协助解决这个基本上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我们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它们已经保证提供两亿多美元的驻防建筑援助,我们准备在这些伙伴的帮助下为此目的动员我国的建筑业。我们已在若干场合下公开地向我们的俄国伙伴们重申了并确认了这种意愿。

在波罗的海各国领土上保持外国武装力量及其设施的第二理由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与人权联系起来。根据这种主要是由西方新闻界散播的思考方式,即波罗地海各国继续驻扎前苏联武装力量是保卫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的人权的需要。然而,爱沙尼亚的俄罗斯居民从来没有支持过这种理由,因为他们不希望变成一种政治游戏中的棋子。

在这方面,我要借此机会感谢主席和秘书长提供了联合国的援助,爱沙尼亚在国际联盟时期已经阐明而现在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人权并非任何国家的“内部事

务”这一基本原则。由于这一个原因,在爱沙尼亚问题方面,我们不但要向联合国而且还要向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洲理事会以及北欧理事会征求专家意见和建议。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应爱沙尼亚之请视察其人权形势第一手材料的15个特派团中没有一个发现在爱沙尼亚有违反人权的行为。许多发言者在本届大会期间也强调了这一点。我愉快地注意到柯林顿总统在最近一次与我们的会见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对于爱沙尼亚来说,人权的思想是不言自明,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50年共产党极权主义期间,由于没有人权,爱沙尼亚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是在苏联和纳粹集中营中丧失他们的自豪、自由和鲜血。但使我感到失望的是,人权的概念却被无情自私地利用。早在1925年,爱沙尼亚共和国是世界上最早保证由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享有文化自主的权力。当任何人试图操纵人权时,爱沙尼亚绝不会袖手旁观。因此,爱沙尼亚支持设立一个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职位并增加联合国专门用于保卫人权的预算。

我们希望作出努力来保卫所有土著人民的人权。在苏联集权主义的几十年期间我们保卫了一些西伯利亚人民的权利,不过当时我们不得不单独而悄悄地做这件事。现在我们打算采取联合行动,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公开地进行这项工作。

我要乐观地谈谈未来,而这种未来假定的设想是我们能够为悲观的目前的情况找到解决的办法,说得更为准确一些,我们能够实施这些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在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报告“和平纲领”(A/47/277)中得到了概要的说明。秘书长先生请允许我衷心地感谢你就执行诸如预防性外交、和平和维持和平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了清楚的分析并提出了严肃的建议。南斯拉夫的悲剧重申了这一现实,即

救火要比防火难得多。由于秘书长的努力,写进了希伯来圣经、圣经和古兰经的这一教训现在正慢慢地渗进各个国际组织的意识之中。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可能成为联合国的一个真正的希望,其条件是,在何时何地显示出有危险,我们在学会认识这种危险。

然而,在有冲突潜在的地区,维持和平必须严格地保持中立。我们必须记得这一谚语:“别让狐狸管鸡屋”,某一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不能交给那些对冲突的结果有明显的利害关系的各方,爱沙尼亚支持民主、不可侵犯边界地区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即《联合国宪章》以及其它国际协定所载明的原则。因此,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就象我确信很多代表都感到不安的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建议应允许一国的军队干预到已不再存在的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处。我现在想到的并非是前奥匈帝国。

爱沙尼亚唯一支持的立场是安全理事会所选择的维持和平部队得到广泛的国际舆论的认可。在这一条件下,爱沙尼亚也认为在道义上有责任按照它的能力参与国际维持和平的活动以及其它有关的活动。

这一点又使我谈起爱沙尼亚在经历了50年荒唐的殖民控制的经济之后巩固其民主以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问题。爱沙尼亚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跟本组织其它会员国一样,我们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他们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和责任为先决条件的。前苏联用于镇压自由思想方面所花的钱比它用于建立核武库的费用要多。扼杀自由和开始侵略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每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首要敌人就是它国内的敌人,而它所要的进攻第一个目标就是自由思想。在座的诸位都知道亚当·米奇尼克关于如何容易地从养鱼缸煮出鱼汤这一奇妙的比

喻,但是要把鱼汤变成养鱼缸该是多么的困难。

我们为转变爱沙尼亚经济而从中吸取能源的主要资源是爱沙尼亚人民的理想主义。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但它并非是无止境的。我希望能够防止这种资源开始枯竭,因为资源枯竭之后随之而来的会是对政治的冷漠,从而产生一种即不要权利又不要义务的愿望。以市场经济替代控制经济、只要市场还没有开始运作,在国家一级和个人方面都将是一种分解的过程。一旦市场开始运作,它将为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发挥作用。因此爱沙尼亚感到更有兴起的是贸易而不是援助,因此,我们在积极的努力,通过与布鲁塞尔所进行的谈判来维持和发展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

我的目标一向是建议国际社会已接纳了新的成员——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联合国是否已经认识到我们的特别可能性和特别的需求。爱沙尼亚既不属于第一世界也不属于第二或第三世界。我们是否真正地需要一个第四世界,还是需要具有一种能力来对这一个不断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作出更为灵敏的反应?作为一个实例,我要提出一个对大会和我本人都是不愉快的问题:即把前苏联的财务承诺包括其对联合国的分摊会费分成15份的问题。爱沙尼亚已再次指出,而我要在这里再次毫不犹豫地指出,我们不能也不会接受这一点,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成为苏联合法的组成部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世界社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也感到有责任象人们在过去几年帮助我们那样帮助他人。虽然爱沙尼亚仍在慢慢摆脱五十年占领的灾难性后果,但我们的确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专家。可以在欢迎得到他们的技能的世界各地为联合国服务。我们愿意提供我们在建国和创建稳定的新货币方面所获得的经验。

请允许我最后代表我个人说几句话。联合国正在迈向其五十周年。战后世界正在迈向其五十周年。联合国是依照一份未经修改的《宪章》行事的。但是,正如我前面所提及的那样,这个世界已面貌全非。联合国一些最敏感的会员国,即占大多数的小国都非常强烈地感到这种日趋鲜明的对比。我认为,小国有义务从新确定国际秩序。大国须有更大的义务,而小国则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这不是一个矛盾,而是一种均衡。总而言之,伊努伊特人的爱斯基摩小划子可以迅速改变方向,而超级油轮改变航程这需要很多时间和空间,而且有危险。

重新规定世界秩序的最好场合是联合国大会。我深深地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他感到这种需要,把他对一个稳定世界的展望,即《和平纲领》交付我们手中。作为欧洲最小和最古老国家之一的代表,我要表明,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过去几十年来,的普遍趋势一直是小国的数量在增加,大国的数量在减少。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理事国数目的问题已经列入议程,爱沙尼亚支持这一行动,认为这是朝接受当今新现实方向迈出的一步。我要亲自向大会成员各位提一项问题:安全理事会是否也应该在其拥有否决权的成员中包括一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即小国的代表?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你们也没有答案。这不是悲剧。反之才是悲剧。寻求答案是联合国的未来和我们共同的希望。今天,我们谈到各文化之间致命的分歧。因此,有人暗示冲突不可避免。

冲突并非仅仅因为有人信佛、有人信耶和华、有人信基督或真主或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僧而不可救药。各种文化必须有所不同才能使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人看起来象人,看起来象希望。在我到这里来的前一天,我读了一本关于希望对人类意义的书,作者是著名的芬兰

哲学家乌蒂·库西。一名墨西哥人说你不能以希望充饥,但希望将把灵魂留在你的嘴里;一名非洲卡努里人会说,希望是支柱;一名菲律宾人说勇气是希望的果实;一名马耳他人说放弃希望就会死亡。

这种多样性就是人类的统一。为了使各位更容易保持人类和世界的统一,我要再说一个来自我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谚语,给它加点作料和乐趣;不要失去你的绝望。绝望是希望形影不离的影子,一直坚持不懈的联合国就是人类的集体希望。

我感谢各位满怀希望、非常耐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伦纳德·梅里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兹连科先生(乌克兰)(以乌克兰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我要在同我的各位同事一起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这个崇高和责任重大的职务时指出,领导这个几乎有世界各国参加的普遍性论坛的工作对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官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荣誉。我希望你在这一重要职位上的活动将促进本届会议的实质性审议工作并通过各项建设性的决定,我还希望第四十八届会议的工作将成为你传记中难忘的一页。

同时我要感谢大会上届会议主席加内夫先生。对大会所作出的贡献。

不久我们将纪念德黑兰会议五十周年,那次会议的决定奠定了联合国的基础。五十年前,那次会议的与会者在讨论创建一个国际组织时表示相信,他们之间达成一致将确保持久和平,并公开表明所有联合

国家都负有为世世代代保卫和平的崇高责任。

早在1918年,一位杰出的乌克兰政治家兼作家米克黑尔·胡谢夫斯基曾说过,适当创造历史比积极地描述它更加重要。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乌克兰曾积极参与奠定联合国的基础,今天它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正在为实现联合国的神圣目标作出宝贵贡献。我们认为,联合国存在近五十年的一个主要成果是避免了世界大战,这归功于联合国这个自由普遍性的国家论坛,如果没有联合国这样一个独特的组织,当今国际关系就不堪设想。

今天,当国际关系的新的主要特点是以全面安全与利益平衡的基础从两极对立向从实质上不同的世界秩序过渡的时候,世界目睹了联合国的再生。对于乌克兰,联合国的复兴正值我们独立的建立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我们作为欧洲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主权参与者恢复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并且恢复了它的生命。

乌克兰今天正在世界权利力衡中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我国来说,其作为联合国成员的地位是其国家安全与独立的最重要的国际保障之一。在苏联解体,以及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之后,我国不得不处在比以往更不稳定,相互疏远甚至存在紧张局势的地区的旁边,而不管谁是造成这种局面,不和的原因又是什么。乌克兰发现自己处于欧洲的几乎所有事态发展的中心:在欧洲大陆发生的任何危机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们。

这些因素导致了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先生关于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建立一个稳定与安全地段的倡议,这一倡议将包括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所有国家,今后还将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这一中欧和东欧稳定与安全地带将是发展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区的跨越大西洋的广泛安全体系的可靠环节,也就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所

涉及的整个地区。执行这一主张将是对防御性外交的一项很有意义的贡献。

建立这样一个地带的基本先决条件可能是要通过整体的安全为自己取得安全原则,其主要目标将是在这一地区发展一种国际关系体制,排除诸如在前南斯拉夫和苏联领土上目前发生的冲突所引起的威胁。

乌克兰能够在形成这一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作为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并拥有大量人力资源和科学潜力,并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农业基础的国家,乌克兰愿意为形成新的,繁荣的欧洲作出贡献。根据新的欧洲的原则,我们期望能够建立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上积极、和平并且在将来与其他国家一起做到无核的法治的民主国家,在这一国家里,不管民主或者其他的区别,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尊重与保障。

在这一方面,我要着重谈一下乌克兰领土上核武器的问题。众所周知,我们从前苏联继承了大量的核武库,从其作战能力上说,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关于乌克兰国家主权的宣言宣布,我国准备在将来成为无核国。

而这不仅仅是一项宣言。乌克兰在为执行这一项工作方面正在尽力而为。拆除战略性导弹基地的工作已经开始。我们已经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关于使用战略导弹核弹头的协定。我们不排除就这一问题与第三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但是,全面执行核裁军方案的工作与解决一些问题的必要性相联系。我们拆除和消除在乌克兰的核武器所需的钱从哪里来呢?据我们的估计,为此大概需要28亿美元。我们如何保障我们国家安全的可靠措施呢?

另外还出现了将从核弹头上摘下的核部件回到乌克兰(或者取得报偿)的问题,这些部件经过处理之后,可以用作核电站的燃料。这也适用于1992年从乌克兰

取走战术导弹和弹头上取下的核材料。

最后,从核部队复员的几千名士兵改做什么工作呢?我们对于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都没有完全的答复;迄今为止,提供帮助的承诺只存在于发言稿和文件中。

乌克兰议会正全神贯注地处理这些问题,并且正在寻求以尽可能短的时间作出公平决定的机会,在这样做的同时考虑到乌克兰和各种国际社会的利益。

同时,我要强调指出,我们在审议这一问题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外部局势。因为今天,邻国的不稳定与内部的斗争有时候超越出他们的边界,威胁到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这一点特别是在现已不复存在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就塞瓦斯托波尔地位所作的著名的决议事件上特别是如此。另外还有人企图怀疑整个克里米亚地区的地位。在这一方面,我明确表示,克里米亚共和国是乌克兰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可以在这一地区发挥适当的作用,对巩固黑海地区作为和平与安全地带作出决定性贡献。在这一方面,我要向所有国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毫不含糊地估价了对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非法侵犯,同时还表示支持我国而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再次深信,国际关系的复杂问题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坚决与积极的行动才能解决。

我们认为,乌克兰与其他国家之间合作的客观基础是形成稳定与安全的国际关系体制。在目前状况下,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尊重国际法的主要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主权国家的边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被认为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之一。过去的帝国已经消失了,象这些帝国一样,帝国主义式的思维,例如某些国家单方面的解释法律继承权问题及其他行动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与道德的做法也应当消失。

我们希望,对当前现实的理解能够有助于在相互尊

重、公平的寻求折衷,摒弃极端的言论基础上使乌克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和得到发展。这些发展的真正条件已经存在,用它来支持对各方有利的经济关系,保证各国人民之间广泛的接触是一项值得开展的任务。

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创始国之一正积极发展独联体国家的合作。我们认为独联体是多边协商和会谈的一个国际机制,促进了在参加国之间结成崭新的全面、双边关系的进程,并正在推动它们在苏联解体之后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我们同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正在积极发展。

乌克兰坚定支持世界社会为寻找解决前南斯拉夫冲突的模式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只有考虑到区域中所有国家和种族社区的利益,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参与努力解决这场冲突的所有国家和有关的国际机构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尤其是在涉及使用武力的时候。必须牢记使用武力可能导致极其不可取的后果,使谈判进程遭到挫折,并造成冲突升级和扩大到全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

我们有关解决前苏联领土上的冲突的立场也是如此。在此方面,我们谨欢迎联合国和欧安全在外德涅斯特里亚所发挥的作用和国际社会为寻求解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流血冲突作出的共同努力。

格鲁吉亚的事态发展是悲惨的。签过字的协定遭到违反,流血还在继续,人不断死亡。早在9月21日,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呼吁作为1993年7月27日三方停火协定保障者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他们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制止冲突的升级并使协定中所载的机制开始运作。令人遗憾的是,制止

危险的事态发展继续下去的努力受到挫折,局势失去控制,威胁了整个高加索区域的稳定。国际社会应立即发挥《联合国宪章》的威力,使局势回到以政治对话实现解决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谨提请注意一条同天地一样古老但却不幸经常被遗忘的真理:预防疾病要比治疗疾病便宜得多,并且更为有效。我的德国同事金克尔先生昨天表示了同样的想法。强调预防冲突的积极的预防性外交应当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们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讨论了塞瓦斯托波尔问题的事实、欧安会特派团在科索沃、桑贾克和伏伊伏丁那的活动以及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派驻军事分遣队都是体现了这一真理的良好的例子。

事实上,恢复联合国的建立和平活动已经成为联合国政治思维转变的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它体现在如下的结论之中,即外交语言应当在国际交往中代替大炮的语言。

乌克兰正在积极参加这一进程。乌克兰派出一个营到前南斯拉夫去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已经一年多了。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乌克兰认为,联合国的多边维持和平努力仍然是本组织履行其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的有效工具。乌克兰准备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或欧安会赞助下的维持和平活动。

由于我国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而使乌克兰得到的威信和权威是来之不易的。最近,戴蓝盔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士兵的人员伤亡已经增加。维持和平行动数量的增加和扩大也许会造成进一步的伤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迫切需要拟订一项文件,确定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地位并为保护他们建立一种机制。这将是乌克兰提出、得到50多个国家赞助、由大会通过的,第47/72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即1993年9

月29日第868(1993)号决议规定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乌克兰有兴趣加强附近的中东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欢迎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相互承认作出的决定以及于9月13日华盛顿签署的关于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巴勒斯坦自治的协定。这样,在通往彻底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乌克兰欢迎南非的事态发展,这些发展使之能够取消对该国的经济制裁。我们希望,该国谈判进程所有参加者的智慧和均衡的方法以及过渡执行理事会的积极工作,将成为成功地举行选举和建立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的坚实基础。

我国非常注意亚太区域国家的经验。在该区域某些国家中非同寻常的迅速发展的步骤证明了解决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务实方法的有效性。

已经开始了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实际发展关系的进程。由于东盟国家——和整个区域——同东欧和中欧国家的贸易要通过乌克兰港口,我们认为这一集团是乌克兰潜在的最好的贸易和经济伙伴之一。

我们将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协助发展同欧洲、南北美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

我谨简单地谈谈乌克兰目前的形势。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困难的时刻。除了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再生,我们正在以新的公民和政治标准向一个新制度转变。我们的学者、专家和政治人物尚未提出一项符合乌克兰的真正潜力、其历史传统和其人民思想的经济改革方案。现在,我们不得不对改革进程的程序和次序作重大调整。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旨在满足我们人民需要的市场,面向社会的经济制度。它应当考虑到独联体客观组成

的经济联系、外国在我们经济中投资的机会以及把乌克兰经济逐步结合进欧洲共同体和世界的经济。

这方面已采取了重要步骤。议会通过了所有权法,打开了私有化的道路,以作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转变的主要手段。有关企业、土地和住房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重要文件已经获得批准。乌克兰已宣布准备成为独联体经济联盟的一个联系成员,并且正在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内部进行积极的谈判。

然而,我国的局势仍然极为复杂。

国际社会,包括我们在国外的同胞——外流的乌克兰人的代表——能够在克服这场危机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我们的立法为外国在乌克兰经济中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已经采取了一些有关我国参加欧洲和世界共同体以及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措施。

重要的是要找到对我们的伙伴有吸引力的领域,并开始发展和执行具体的合作方案和项目。我们已经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在黑海经济合作范围内开始的活动可被看作这种合作的一个例子。

我们也准备积极参与执行正在联合国的架构内执行的各项经济方案。

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和经济发达的国家日益重视东欧和中欧各国正在进行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因联合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该领域组成综合特派团,扩大联合国和过渡性经济国家之间的合作已出现有利的条件。我们希望,这些特派团能有常设的地位。

我们对国际社会援助减轻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寄予极大的希望。我必须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埃利亚松先生被任命为切尔诺贝利国际合作联合国协调专员之后,这方面的活动有了新的动力。我希望他的努力能在大会上得到支持,并有助于加强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国

际合作。

除了减轻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所需要的开支以外——这种开支占据了国民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因安全理事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行经济制裁而造成的损失,对我国经济已成为另一大消极因素。因此,截至1993年年底,乌克兰仅在国营部门,直接损失就将超过40亿美元。

今天,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切实努力,协助乌克兰克服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对乌克兰经济以及另外一些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我国代表团准备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其中涉及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建议。

令人遗憾的是,当去年国际社会通过决定,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相反,把乌克兰对联合国正常预算的摊款提高58%时,并没有考虑到与我提到的这些因素相联系的严重的经济困难。分摊给乌克兰的数额不完全符合乌克兰的支付能力,对其经济是一大负担。经过极大的努力,今年我们已经设法向联合国正常预算提供了6500万美元。这笔钱本来可以直接用于解决切尔诺贝利造成的各种问题。然而,鉴于上述原因,我们无法全部履行我国的财政义务。

在这方面,乌克兰政府促请重新考虑联合国正常预算的分摊比例表,修改现有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资金筹措制度。我们代表团准备在第五委员会讨论有关项目时,就此立场提出理由。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中”。因此,改造联合国系统的问题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目前的现实为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尽管一场全球性核冲突的危险基本上已经消除,但是,“局部”战争和区域冲突却在世界各地爆发

出来,令人严重不安。

种族间武装冲突和经济不稳定,为恐怖主义、军火贸易及生产和贩运毒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直接影响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安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咸海地区的环境混乱,因热带森林的破坏和地球臭氧层的损耗而造成一场生态灾难的危险,这些是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一小部分。

由于过去几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因此,变革的需要也正变得特别紧迫,甚至不可避免。20多个新独立的国家已经出现,进而大大地扩大了联合国家庭。让我向它们表示我衷心的祝贺。

乌克兰也认为,安全理事会目前的数量构成,其运作和工作方式,都需要作适当调整,考虑到新的区域现实和国际社会上出现的新的参与者。执行这项建议,将提高安理会作为被联合国会员国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机构的合法程度。与此同时,重要的是保持安理会对需要尽速干预的紧急状况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

在改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结构时,非常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安理会现有成员以外,还存在着具有在目前的联合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潜在能力,并对联合国有重要财政义务的国际社会成员。还非常重要的是,应在安理会中保持公平地域代表性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大会——的工作方式也需要修改。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把大会的活动引向进一步巩固正义、民主与发展的原则,符合我们的利益。乌克兰代表团支持第四十七届会议旨在提高大会的效力和使大会各主要委员会工作合理化的各项决定。

我们准备就有关大会届会和附属机构的结构改革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对话。这特别意味着进一步减少每

年重复的决议数量,并重新分派各附属机构的职能。

我们认为,改革还应该涉及联合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论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动,并在本组织秘书处的结构和工作方式中反映出来。乌克兰充分支持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旨在扩大秘书处内改革的行动,秘书长正根据时代的需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以提高本组织的作用和权威。我们正面临着重新决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活动方向的任务,以执行特别项目,促进所有国家,包括那些正在朝着自由市场方向发展的国家的利益。

为使这些改革成功,同样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确保联合国预算真正做到零增长,并有效地使用联合国的财政资产,把它们重新用于活动的优先领域。

联合国不久将纪念创立50周年。50周年大庆是国际生活日程上的一个特别日子。而且,这次庆祝正值20世纪到21世纪的转折之际。众所周知,所有的历史日子都展望未来。因此,庆祝这一周年的最好办法是集中注意突出的问题,分析正在出现的局势,并决定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因此,国际社会或许应当聚集一堂,如同每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创造性地评估对抗后时期的现实状况,并在必要时,修改现有的安全与合作结构和分工,以决定21世纪的世界秩序。正是这些考虑促使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首先提出,在1995年庆祝联合国50周年的架构内,召开一次全球性国际和平首脑会议。

在推进由联合国主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想法方面,我们认为本组织可以召集全球性的部长级会议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以讨论各种复杂问题并提出全面解决办法。因此,我们今天的一切思想都是面向明天的。我们应该在抛弃对抗时代的沉重负担,并吸取本组织过去活动的精华的情况下,进入明天。本

组织过去的活动已使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知识。从联合国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智慧中,我们可以挖掘出今天人类非常需要的乐观主义以及对联合国及其力量和联合国未来的信念。

最后,我要引用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最近访问乌克兰时讲过的一段话:

“深入参与历史的伟大潮流使乌克兰对当今世界有特殊的见解。这使乌克兰有资格在新的联合国中发挥充分的作用。”

我愿向你们保证,乌克兰将不遗余力地继续努力,证明秘书长的话是正确的。

杜朗·巴罗佐先生(葡萄牙)(以葡萄牙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英文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的主席,并表示我们相信你有能力指导本届会议的审议工作。

我还要对离任的主席斯托扬·加内夫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履行其使命方面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和对大会工作合理化的贡献。

我还要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祝贺。他的主动行动和投入已经使得在彻底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其作为一个实现和平不可替代的工具的国际信誉方面有可能迈出重要的步伐。

《宪章》中所载的实现联合国普遍性的号召使得安道尔、捷克共和国、厄立特里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摩纳哥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这六个新会员国的加入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加强了本论坛的合法性,并且在国际社会面前承担起了充分行使国家主权的责任。

我的比利时同事以作为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现任主席的身份已经有机会代表12个成员国作了发言。葡萄牙充分支持这一发言。但是,我要提一下对我国具

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些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全球性过渡时期充满了非常矛盾的迹象。

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缓和加强了区域一体化以及各国间的合作,并使联合国的活动和区域组织及安排的活动相互补充的观点具有生命力。

另一方面,以暴力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要求重新出现,古老的或似乎已被人忘记的对抗重新显露,出人意料地导致了威胁各国国内统一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的爆发。

在这方面,重新回到国际关系前沿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作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决定性。因此,我们极其重视正在进行的秘书处的改革。我们还特别重视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因为安理会具有特殊的责任,现在能自由地实现其原本的使命,并成为本组织维持稳定与和平的政治活动的推动力。

欧洲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等其他组织可以在整个欧洲区域巩固民主,维持稳定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重要的是,这些组织和负有首要和普遍的责任的联合国之间应建立密切的合作,以避免重复,加强各自对寻求和平与稳定能作出的贡献。

维持和平行动最近有了很大的扩展,大批男女正被部署在不同性质的各种行动中,包括保护人道主义援助使命和进行预防性外交行动。军事人员参与这些活动,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统一指挥以及秘书处和有关各方,即提供军事人员的各国以及那些可能对和平进程作出建设性政治贡献的国家之间进行密切和长期的协调。

解决今天的冲突、建设和平和预防明天的冲突决非易事。对联合国的要求和指望是没有任何历史先例

的,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和平纲领”成为现实。

只有这样,本组织才能应付维持和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为发展提供援助等目前和将来的挑战。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联合国正面临着成立以来48年中最严重的财政危机,正面临着没有能力履行其维持国际安全这一重要责任的危险。

这一问题是联合国今后活动的基石。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对联合国的信誉和世界和平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冷战结束以后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对人权的尊重。人权是不可剥夺的,也是普遍的。当我们考察一个特定的政权或社会模式时,人权是首要考虑。我们认为,目前国际社会有必要在判断违反人权现象时避免双重标准。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一下,维也纳会议最后宣言的重要性。该宣言强调了这方面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原则,具体地说,是那些有关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责任以及把人权确定为联合国的一项优先任务等基本观念和原则。为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迫切需要大会毫不迟疑地讨论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职位问题。

反映人的尊严的共同价值观是一个发展与和平与持久国际关系的、更为美好的国际秩序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认为,与和平、发展和民主一样,人权应是指导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正因为人类团结的必要性,并且因为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葡萄牙作为一个国家以及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正非常关切地注视着过去两年中使前南斯拉夫某些领土遭受蹂躏的冲突。葡萄牙再次重申其坚定立场,即只有为双方接受的解决办法才能结束欧洲历史上这一血迹斑斑的篇章。

葡萄牙政府对在日内瓦举行的最近一轮谈判在似

乎就要达成协议之时,突然中断深表遗憾。

我们再次敦促冲突各方表现出必要的诚意和灵活性,以便结束受影响人口的苦难。葡萄牙认为,迫切需要签署一项可行的、公正的和平协定。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恢复和平的条件。

最后,我要感谢葡萄牙有幸加入的联合国保护部队、欧洲共同体监督团以及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活动的所有人道主义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所完成的任务。

葡萄牙是一个在历史上和文化上与非洲有联系的国家,深深意识到该大陆广大地区目前难以比拟。令人震惊和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今天,非洲当然应受到国际社会的特别注意。我们应把主要的努力集中于非洲,结束有时被遗忘但却正在破坏广大地区的战争,我们应把与非洲正面临的程度难以相比的问题相应的数量的经济资源用在那里。我们只有扩大贸易流通、经济纽带和人道主义援助,才能为民主化与进步的成功提供某种程度的把握。

我还要提到,我们高度重视非洲统一组织在寻求结束笼罩非洲的冲突的办法方面所做的工作。

在非洲,有5个国家正式使用葡萄牙语。我们一直在各个方面加深我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纽带。我们正同巴西和这些非洲国家一道,在共同文化与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真正的讲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其特点是团结与容忍。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纽带,我国政府对安哥拉冲突进行了调解。它与美国和俄罗斯在那里进行的调解努力,促成于1991年5月31日在里斯本签署了《和平协定》。在这些协定之后出现的一年半的和平,使全体安哥拉人民产生了合理的期望:几乎30年的战争将要结束。它还展现了令人鼓舞的经济复兴迹象以及一个

民主与民族和解新时代的开始。因此,安哥拉人广泛参加了去年9月的选举。由于安盟不接受选举结果而引起的安哥拉的战火重燃,需要国际社会进行新的努力,按照安哥拉人民对和平与民主的合理愿望重新确立停火并保障民主进程。

葡萄牙欢迎安全理事会于9月15日通过的第864(1993)号决议,安理会继先前的决议之后,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在该决议中就一套重要措施作出决定。

我仍然相信,对话是有可能的,只有通过安哥拉政府与安盟之间的直接谈判,才能找到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并实现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再次敦促安盟按照《和平协定》并完全接受1992年9月选举的结果以及在胡弗埃-博尼瓦总统和科特迪瓦政府的宝贵帮助下达成的阿比让方针,返回到谈判桌旁来。

我赞扬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所提出的和平倡议,葡萄牙与作为观察员的三个国家中的另外两个国家美国和俄罗斯一道对此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只有恢复和平,才能结束安哥拉人民的痛苦并提供国际社会准备提供的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在这方面,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作出的努力值得赞赏。

关于莫桑比克问题,联合国在指导和平进程方面的作用使我们感到满意。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第850(1993)号决议的通过,该决议是本组织明确承诺圆满完成这一进程的一个迹象。

葡萄牙不仅通过它对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的积极贡献,而且通过参加《全面和平协定》所确立的结构以及通过我们在去年12月捐助国会议上所认的捐款,深入参与了莫桑比克和平进程。

我们还欢迎莫桑比克总统与民抵运动领导人之间

最近举行会晤的结果,它标志着一种突破并让人们有理由对莫桑比克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抱有希望。

这次会议的积极成果——即有关领土管理和警察的各种问题的协议——受到安全理事会第863(1993)号决议的承认。它敦促各方立即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各项规定,以便能够最晚在1994年10月举行选举。

关于南非问题,我们正密切注视着那里的事件,尤其是多党谈判,我们希望它将取得成功并成为新的、多种族社会现实的基础。

南非社会中主要力量从这些谈判中退出,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会对过渡进程的正常走向产生不利影响,我们都希望该进程将以明年举行选举而结束。

正如葡萄牙均积极参加的欧洲共同体南非观察团和戈德斯通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南非暴力的泛滥尤为令人关注,我们对暴力深感遗憾,它只能威胁通往民族和解的道路。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积极的方面,即随着9月7日在多党谈判中达成关于成立过渡期执行理事会的协议而取得的进展。这是通过相信协商一致解决南非政治过渡问题的各方作出的努力而取得的。

我还要提到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关于结束对南非实行的经济制裁的值得赞扬的呼吁,这一呼吁是对德克勒克总统发起的政治改革进程的重要鼓励。

谈过非洲大陆之后,我现在要指出:葡萄牙由于在东帝汶问题上负有十分重要的法律、道义和历史责任,继续作为优先事项而专注于该问题,联合国承认东帝汶是葡萄牙管理下的非自治领土,其非殖化进程尚未完成。

我愿在这个讲坛上重申,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葡萄牙完全接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就东帝汶问

题通过的有关决议。这些决议重申有必要在东帝汶问题上实行本组织就非殖民化问题所通过的基本原则和规定；这些原则和规定不仅载于《宪章》，而且载于历史性的第1514(XV)号和第1541(XV)号决议。这些决议明确规定，反对把军事征服作为要求扩大领土的基础，有必要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的自决权利。

我们继续坚定承诺以和平与谈判的方式，公正、全面并以国际上接受的方法解决该问题。这种解决绝不能违背国际法的标准，必须充分尊重东帝汶人的合法权利，他们是与之最直接有关者，而且一直是这个痛苦和长期问题的主要受害者。

我要特别赞赏秘书长的努力——以及他的合作者的努力，在秘书长的赞助下同印度尼西亚举行了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会谈。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一任务有多么困难，因为双方对于该问题的实质，即结束该领土的非殖民化进程的立场之间有着巨大差距。已经在部长级举行了三轮讨论，我们正在采纳一整套建立信任措施，以便改善对话的气氛并推动这一进程。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几天前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的进展报告中的一段话：

“与和平进程同样重要并有内在联系的是东帝汶的人权形势。东帝汶情况的改善是谈判取得进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A/48/418, 第5段)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不幸的是，该领土的人权形势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真诚希望，将采取会为该领土形势带来具体和真正改善的各种步骤，并希望能不受阻挠地监测这一点。因此，我呼吁各国政府和各人权组织继续密切注视东帝汶的形势。

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其它地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件。请允许我重点谈一下那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事件。

葡萄牙继续忠于建立一个扩大和加强了欧洲。因此，我们同中欧和东欧国家是接近的，因此在该目标指引下，我们打算通过参加欧洲共同体的框架作出贡献，以便加强对话以及政治和经济合作。这一作法将确保和平、稳定和经济福利。

在国际舞台上全体演员的共同责任范围内，我们应鼓励前苏联垮台后所产生的那些国家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旨在和平过渡到基于法治和根本人权的民主社会。我们支持它们逐步融入国际经济，这将防止过去的政治分裂为新的经济差距所取代。

请允许我在这里对叶利钦总统不中断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的勇气和决心致敬。这个进程对于俄罗斯联邦的彻底民主化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以及联合国为和平解决在前苏联境内所产生的争端作出的所有努力——它们构成了对区域组织同联合国之间合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关于核武器控制和裁军，葡萄牙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书，并期望在1995年审查会议上将其无限期延长。葡萄牙敦促尚未批准该条约的各方批准该条约，并重申所有从前苏联产生的核武器国家必须实施和遵守裁减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条约及其里斯本议定书所产生的各项义务。

在此请允许我强调我国政府给予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的重视，最近我国政府已提出申请成为正式成员。

我要在这里提到旨在结束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会谈的目前所进行的谈判。我们希望谈判圆满结束，我们认为这对于世界经济是根本性的，我们还认为，谈判结

果应体现一种基于开放市场以及加强国际贸易规则的全球性和平衡的解决办法。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在缔结最近协议时所表现的现实主义、明智、勇气以及想象力,这代表了走向实现建立在联合国各有关决议基础之上的中东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一个历史性步骤。协议肯定会对双边和多边的和平进程提供新的和令人鼓舞的活力,从而不可逆转地巩固最新的事态发展。

地理上的相连以及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是我国真诚关注马格里布局势发展的原因。葡萄牙在欧洲共同体和其它国际论坛上曾强调该区域对于地中海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欧洲理事会里斯本会议上所发表的宣言为欧洲共同体同马格里布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对话提出了新的作法。

葡萄牙同拉丁美洲有着几百年的友好关系。我们同巴西的特殊关系是怎样强调也不过份的。因此,本着最近在巴伊亚的萨尔瓦多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的精神,我们能促进同这一地区的对话和合作。在此方面,我要强调,我们对于促进建设性和有效对话的一项发展议程的重视,其目的是确定和探索声援的新的方式,以鼓励为发展进行国际合作。

关于欧洲共同体的各项活动,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圣何塞进程和里约集团,通过鼓励旨在增加对民主机构和人权的尊重以及发展经济一体化的新方式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已经使进步成为可能--来加强欧洲同拉丁美洲的关系。

我还要提一下,最近有关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持环境平衡的谈判。各国的义务已超过了仅仅签署多边条约。利害攸关的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保存好和可

以不断使用的资源,以确保其幸福的问题。

在这一方向的所有努力都值得整个国际社会通过实施洲际乃至全球范围的政策作出承诺。里约会议仅仅是使世界相信必须保存环境并保持生产手段同人的组成之间的平衡而不要进行破坏和浪费的这条漫长道路上的一个步骤。

现在重要的是,要将里约会议的各项决定付诸实施,以便体现会议所决定的各项措施。葡萄牙将作出自己的贡献,它充分了解,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够为子孙后代建立未来。

联合国在其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正面临空前的机会,并且首次能够不受限制地发挥原来为其所确定的作用,即解决冲突和维持国际稳定以及作为尊重人权的监护者。

我们都致力于为对付这一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就葡萄牙而言,它将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

索拉纳·马达里亚加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希望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你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是对你个人品质和外交才干的明确承认,也是对你的国家圭亚那共和国的赞颂。我们很高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提名你为候选人,我国同该集团保持了极为密切和合作性的关系。

我还要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热烈致意。联合国需要他业经证明的能力和丰富经验,以应付本世纪末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挑战。秘书长先生,你完全可以放心,在你执行你的复杂任务过程中,西班牙当局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对该国昨天地震中受难者的最深切的同情和声援。

在过去的一年,由于接纳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厄立特里亚、摩纳哥和安道尔为新的会员国,联合国的普遍性再次得到加强。我对它们全体表示欢迎,尤其是安道尔,它是西班牙的邻国,我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和深切的友谊。

几天之前,比利时外交部长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发言,提出了我们在这次一般性辩论中的共同观点。我将以西班牙代表团的名义,谈及一些我认为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年之前,我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时,象其他许多发言人一样,谈到了上一个十年中期以来世界发生的基本变化。西班牙政府坚信,这些变化导致了一个新时代的出现。联合国面临一次极好的机会来发挥有效的中心作用,在世界范围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以实现《宪章》所载的共同目标。

因此,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应当通过向联合国提供为履行其目标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加强我们的组织。我们还应考虑采取必要措施,在可能情况下对《宪章》作出修正。

对安全理事会的审查是我们议程上的一个项目,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当本着建设性精神,目的在于增强其代表性,确保它的行动不仅迅速而且有效。审查应当立足于《宪章》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标准,也即考虑到会员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本组织其他目标的贡献,并考虑到公平的地域分配。

我们相信,现在时机已到,应当适当增加安理会成员,以反映1963年以来本组织会员国数目的增加,1963年本组织第一次决定扩大安理会成员。

我们还认为,应当设立新的类别:一类是使某些国家成为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另一类是使某些国家

更经常地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只要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影响力,并有能力和政治意愿要为实现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作出巨大贡献。所有这些无疑将促进本组织更好地应付在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方面的种种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作出改革,以适应安全理事会确定的和平行动任务性质的变化。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概念包括监督停火协定、介入敌对武装力量之间和确定建立信任措施,所有这些主要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完成的。但这一概念已经扩大,日益涉及新的和非军事方面。这些新的任务,既有人道主义援助,也有国家重建,包括了监督选举和人权遵守情况。目前全世界有将近10万男女献身于这类日益复杂和紧迫的任务。

联合国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针对新的紧急情况调整和平行动的结构和职能。我们应当朝着这一方向作出努力,因为我们相信,无论何时发生冲突,最好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加以解决,而不是诉诸本组织框架之外某一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单方行动。

这里我希望提请大会注意与适当实施和平行动有关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以加强其功能和效力。

安全理事会在确定一项和平行动时,应当尽可能注意准确界定其授权。安理会还应定期得到信息,说明行动的进展。一些国家因参与和平行动或派遣部队而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应当同它们建立磋商机制。

还应特别注意安全问题。由于行动日趋复杂和危险,针对“蓝盔”士兵的暴力行动也有了惊人的增加。应当极为严肃地考虑安全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审查了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我们认为,使用武

力对抗联合国人员必须被看作是干涉安全理事会行使《宪章》赋予它的责任,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遇有这类行动,安理会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首先是应当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西班牙政府认为,必须按时向联合国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以支付这些行动的开支。我们都应分担责任,以确保和平行动建立在稳妥的财政和行政基础上。在确立一项新的行动之前,应当向安理会提交对其所涉经费问题的估计。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因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和实施和平方面的任务而忘记大会在预算问题上以及在预防性外交,尤其是缔造和平领域的权限。在联合国业务活动的配合下,大会必须在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中提及的关于国际安全的总方针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对秘书处也不应当忽略。必须审查和增强秘书处管理和和平行动的结构和后勤能力。我们对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努力表示赞赏。

西班牙通过大量军事和文职观察员参与了并将继续参与各项行动,尤其是在中美洲和南部非洲,意识到和平行动的极端重要性,西班牙在一年之前决定,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派遣一支由1 000士兵组成的军事分遣队,加入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

鉴于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日益需要加强合作,我国派出了观察员帮助监督制裁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执行情况,并在亚得里亚海保持了海军部队。西班牙人员还参加了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观察团。

西班牙政府和人民为我们的部队力量和观察员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我希望借此机会向那些为执行本组织的和平的人道主义使命而流血牺牲的人表示敬意。

自前南斯拉夫爆发可怕的冲突以来,西班牙人民和

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减轻该国人民的痛苦并在安全理事会和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格局内为发展旨在实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解决的政治进程作出了贡献。我们都对战争的残酷性感到震惊,对没完没了的谈判感到沮丧。

应当承认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优秀的工作。我们还要感谢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筹划委员会联合主席的技巧和献身精神。只要他们能够依靠各方的基本良好意愿和妥协的能力,他们的努力就能在即将到来的冬季给人类造成可怕灾难之前导致达成协议。一旦达成所希望的协议,国际社会和本组织就将面临新的挑战,要在联合国的指导和权威下通过建立维持和平行动保证执行和平协议。西班牙准备对这样一支部队作出贡献。

今年,安全理事会决定建立一个国际法庭,审判那些被控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我们认为,这关键的一步也将在本届大会上促进迅速完成建立具备统一普通管辖权的永久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

在过去几个月中,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发生了重大的发展。

我国政府对近来俄罗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焦虑和期待——焦虑是因为曾有一度该国的内部稳定遭到破坏,从而影响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但也期待着俄罗斯人民成为他们命运的主人。

我们关注阿布哈兹冲突的恶化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对抗的继续。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发挥对话的智慧和能力,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所作的和平努力。

在安哥拉,恢复民主正常化和共存的进程由于安

盟拒绝接受自由的公平和选举结果而遭到严重阻碍,从而使《比塞塞条约》不能执行。安全理事会被迫对安盟实行制裁,希望其领导人能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并开始以良好意愿进行合作,停止使人类遭受灾难的冲突。

我们要回顾由于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战争而引起并且仍未解决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交换战俘和归还侵略者盗窃财产的问题。伊拉克既未承认科威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成员的存在,也未划定两国之间最近由安全理事会确认的边界,这一事实造成了对和平的严重障碍。

这些和其他冲突的继续不能使我们忘记在取得其他地区解决办法方面达成的进展。

其中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通过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联柬权力机构)在柬埔寨取得的成功,5月举行的宪制议会选举为国家统一和和解铺平道路。

在中东,危及两年前三在马德里发起的和平进程的严重阻碍已得到克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组织(巴解组织)之间相互承认,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在杰里科和迦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协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西班牙欢迎在中东遭受摧残历史上这一根本性的一步,并准备同其他国家一道继续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以便保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生效。我们了解,整个过程充满了困难,但我们认为困难是可以达成最近的协议已经表示出的同样的勇气和创造性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予以克服的。

在非洲,尽管举步维艰,但也有了新的发展。在莫桑比克,我们看到了在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的宝贵合作下,执行普遍和平协议。在索马里,安全理事会赋予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在联合国行动中碰到的最广泛的任务。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赋予第二期联索行动的任务重大而引起了内部调整的问题,

它们也要在今后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得到考虑。尽管如此,该行动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减轻了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的自然灾害和武装暴乱的灾难性后果。

至于西撒哈拉的问题,我要表达西班牙完全支持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为解决未决问题所作的努力,使举行自由和公正自决公民投票成为可能。这场公民投票将为解决该地区问题所必须的理解与合作气氛铺平道路。我国坚决支持北非一体化的进程并加强他们同欧洲和马格里布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欢迎南非过渡时期取得的进展,尽管我们对某些地区还发生了动乱的事实表示遗憾。在起草宪法和迅速建立过渡执行委员会方面的进展可能是于1994年举行普遍选举的最好基础,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议会和民主南非预备了途径,使之能在本组织和国际社会中找到真正的地位。

拉丁美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值得特别注意。

我首先要谈到的是几乎在整个大陆中通过自由选举民选总统和议会而加强民主的进程。这一事实加上一系列讲坛,例如里约集团、中美洲首脑会议和伊比利亚和美国首脑会议,扭转了破坏民主进程合法性的企图。

拉丁美洲继续特别强调要按照《宪章》第六章的规定,通过谈判、调停与和解来解决冲突。

尊重国际法和民主是一直指导并将继续指导国际社会为恢复海地民主合法性而采取行动的原则。这些原则还鼓舞了有关萨尔瓦多和平进程的决定性协议,我们希望特设委员会和真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得到执行。最后,同样的原则将成为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和解与发展的基础。

今年我还要指出一件事,正如大会了解的那样,对西班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直布罗陀的非殖民化。

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并在1984年11月27日布鲁塞尔宣言基础上同联合国王国谈判的进程。这些谈判应当适当地考虑到当地人民的合法利益,但要以大会建立的理论为基础,即直布罗陀非殖民化不是一个自治的问题,而是恢复西班牙领土完整的问题。西班牙政府坚决希望谈判将最终消除时代错误。

在裁军领域中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有必要终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加倍努力地跨越属于过去的对抗时期。

迫切需要加强多边谈判讲坛,保证他们有效地迎接新的挑战。在这方面,我国认为优先权应当让给扩大裁军会议,其基础是能保证向西班牙那样长期积极参与了其工作的国家成为成员的一致意见。

国际和平与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在这一联合国正恢复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时代,我们必须注意到困扰着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差距和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仍继续存在。为面对这些挑战,联合国的改革应延伸到本组织的经济和社会机制。已经开始进行的改革应以实现更有效的运转和更加合理化的利用现有资源为目标,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允许我提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首届会议的召开。我们希望它将维持甚至加强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所产生的巨大势头,并导致《二十一世纪议程》当中各项承诺得到迅速执行。

修理和调试我们试图用于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挑战的机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明确的指导方针,以将其准确无误地朝着当前的广泛需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引导。为此,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秘书长的《发展纲领》,它与《和平纲领》一道将对国际社会在

世界和平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方面采取行动所需的指导方针起到补充作用。

在此背景下,我想对7月份在巴西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召开的第三届伊美首脑会议加以回顾,它审议了强调社会发展的《发展纲领》。21个参加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通过的最后结论则作为对秘书长编写其《发展纲领》的促进提交给他。

此次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强调了发展、民主和人权概念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它提请人们注意在政府一级针对贫困开展的斗争以及在为国际合作调配资源和创建机制等工作所应得到的优先。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统一发展,并同时牢记秘书长在上届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所提出的三个优先:重新分配、一体化和保护。

世界人口的结构和发展对其后果以及发展中国家获得持续发展的渴望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因素。这些以及其他诸如大规模移民、改善合作机制以及为此进行的资源管理等重要问题将在定于明年在开罗召开的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国际会议期间得到讨论。我们希望该会议将通过对人口、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探讨标志着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步骤。

西班牙政府认为,有迫切必要使妇女参与到发展进程当中,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并保证她们在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领域的充分参与。我们相信,这一承诺将在定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得到国际社会的再次确认和加强。

我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将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它将对改善我们人口中改善最不利的那部分人的生活状况给予政治推动。它将有助于他们的社会参与以及形成一种社会发展的

概念；它考虑到和平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同时力求减少贫困和增加就业。

我们年复一年地在这一讲坛强调我们建立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坚定意图；在这个世界中，保护并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将变得切实和有效。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作出各种努力，我们却年复一年地不得不注意到，那种危及人的性命、自由和安全的作法仍然存在。因此，表明我们愿意加强努力已经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必须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

在此方面，维也纳人权会议的结果为我们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现在具有一整套被普遍接受的普遍原则；我们现在必须坚持这些原则必须得到实施。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就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的和谐、平衡和持久的发展。

因此，我们迅速着手执行维也纳承诺，尤其是行动纲领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两个关键问题，它们的解决能够导致在这一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第一，我们必须就建立人权高级专员的职位达成一致；第二，我们必须向联合国人权中心提供其充分履行其授权所需的资源。

我在今天的发言中曾试图论及本组织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那种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变得自由但却不稳定的世界所固有的挑战。此外，我还提出了旨在改革本组织以使其适应新的环境的建议。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新问题和本组织的改革方面，这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将决定了联合国能否日益成为解决世界问题的恰当讲坛。

谢赫·萨巴赫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代表科威特高兴地对英萨纳利大使被一致选为大会第

四十八届会议主席转达我们衷心的祝贺。我借此机会向他保证，鉴于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他一定会得到科威特代表团的支持与合作。他的能力与技巧使我们确信，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展开的辩论将是富有成果的。

我也高兴地对他的前任，保加利亚外交部长斯托扬·加内夫先生阁下对大会上届会议给予的有能力的和有效的指导表示敬意。

我代表科威特政府和人民就印度发生的地震所产生的悲剧对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它夺去了数千条无辜性命。

科威特一直注意着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为联合国建立新的工作模式方面所发挥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用；这种新模式与当今世界急剧发展、事件和变化更相吻合。我们不得明确表示赞赏秘书长在重建和精简这一世界组织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and 表现出的创造性，以便以一种更加有意义的方式反映新世界局势的现实。他所提出的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值得人们给予特殊称赞。

科威特为其对联合国的支持感到自豪。我们支持联合国不顾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对其进行的各种指控所采取的新的方式。联合国在就要进入其五十周年的时候，需要从我们每一个会员国得到所能够提供的全部物质和道义支持。另一方面，本组织自己应该提高其效力，精简其结构，并恢复其机构的活力，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活力。安全理事会应该更密切地反映当今世界的新现实。它应该增加其缔造和维护和平的能力，并更加有力地根据《宪章》的规定坚定执行其决议。

正如最近其会员国的增加所显示的那样，今天的联合国反映了新的世界现实。科威特欢迎厄里特利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摩纳哥、安道尔

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坚信,由于它们加入本组织,多边方式的工效和普遍性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联合国有效地参与解决许多国际问题,当今的世界正稳步地朝着实现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依存与合作原则的方向前进。由于两极对立的结束和曾经使各国人民相互隔绝的障碍的消失,以及通过技术革命所提供的大众通讯进行的更密切的接触,每一个人都可以注视世界事件的发展。因此,各国人民现在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全球问题作出反应,并与之相互影响。所有这些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相互联系的利益网的不断扩大,以至使得区域安全成为全球安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现在已在国际社会的各种关注问题中占有高度优先的地位。

尽管我们科威特人支持这一趋势,但我们必须强调朝着新方向的发展应该在概念上是人道的、在途径和手段上是文明的、在方式上是实际的和在目标是现实的。我们还强调,在国际上关注的问题中,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潜力应该得到高度优先重视。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最首要的人权是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须品的权利。紧接着占第二位的是在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科威特认为,应该集体处理发展问题,并认为这是保证提供其基本组成部分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任何区域或国家集团都不应以陷于困乏和贫困循环中的整个大陆为代价来垄断世界的资源。

我们满意地看到,按照《宪章》的规划所采取的集体处理紧张温床的新方式。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在把区域冲突视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直接威胁,而不仅仅是对区域安全的威胁的情况下实际和有效地适用集体安全概念。因此,我们要求对任何冲突都予以坚决和迅速

地处理,以便避免使其恶化,为恐怖主义敞开大门,使其得以公然违抗国际法制和蔑视新的方式。

正是遵照这一信念,科威特不顾其困难的条件,参加了联合国在我们的姐妹国家,索马里国内的人道主义行动。这种参与表明了我们对联合国的新方式的承诺,以及我们对把其付诸实践的支持。科威特认为,如果要把索马里人民从破坏和混乱中解救出来,如果索马里自己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下去,在该国的国际存在就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如秘书长在其关于本组织的工作的报告(A/48/1)中所说,现在总数达17项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需要我们所有人提供充分的物质支助、实际的参与和政治上的支持。因此,科威特政府在这个讲坛上宣布,它将自愿承担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伊科观察团)的三分之二的费用。这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伊科观察团在捍卫我们区域的安全与和平方面的真正作用的坚定信念。这也巩固了集体安全概念和联合国在其中的作用。

科威特认为,新的世界方式的最重要基础是:遵守既定的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尊重国际法原则;反对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反对以邻国为代价寻求利益和让步;通过对话而不是武力解决问题;以及放弃使用恐怖主义作为报复手段。

伊拉克政权侵略,并占领了科威特国。然而联合国所体现的坚定国际意愿帮助在一项历史性行动中解放了科威特。该行动把这一可怕的罪行清除的一干二净。随后,伊拉克按照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的规定接受了其罪行的后果,该决议对伊拉克有关科威特的没有任何道理的要求规定了公平和有约束力的解决办法。该决议还概括了处理伊拉克侵略的后果和根本理由的条件。伊拉克无条件接受的第687号决议的精髓,是重申科威特的主权和独立。该决议还呼吁

利用联合国的技术援助,以便在科威特和伊拉克于1963年10月交换的文件的基础上划分两国之间的边界。为了执行该决议的上述规定,联合国成立了一个边界划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今年5月成功地完成了其工作,并发表了其最后报告(文件S/25811),其中载有科威特和伊拉克两国之间陆地和海洋边界的明确地图。

科威特赞扬技术性的边界划分委员会,并称赞其成员的不偏不倚、献身精神和耐心,尤其是在伊拉克的指控和挑衅面前的这种表现。科威特还称赞安全理事会在今年通过两项历史性决议。第一项决议是第806(1993)号决议,该决议扩大了伊科观察团的权限,使其成为一项维持和平行动,有充分的权利来防止伊拉克侵入科威特,并结束伊拉克政权所煽动的暴乱。根据《宪章》第七章一致通过的第833(1993)号决议重申,安全理事会承诺保证联合国技术委员会所划分的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并把该边界视为最后的和不可侵犯的。通过这样做,安全理事会结束了一种混乱的局势,这种局势已持续了太长时间,伊拉克利用了这种局势以便企图扩张领土,实行区域霸权,并在牺牲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情况下获得政治、战略和物质方面的让步。划分科威特和伊拉克两国之间的边界是国际社会对消除一个反复无常的区域紧张局势温床所做的重大贡献,伊拉克政权利用这个温床来制造捉摸不定和不信任的气氛,并最终利用它来对科威特国发动其邪恶的侵略。

对于秘书长接受划定国界工作结果,科威特作出积极的回答。在我们的回答中,我们还重申了我们与联合国的真诚合作,尽管科威特已经投票反对委员会拒绝承认科威特在霍尔佐贝尔享有其权利的决定。伊拉克在作出反应时向秘书长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在划定陆地边界的1992年5月,第二封是在划定海洋边界的1993年6月。两封信都重申了伊拉克以前对它所称的它的历

史权利的要求。伊拉克还拒绝接受划界的结果,并对联合国技术委员会的公正及其各项程序和工作的合法性表示了质疑。这引起了安全理事会在其1993年6月28日发表的一项主席的声明中对伊拉克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该声明拒绝接受上述伊拉克信件的内容并提醒伊拉克根据第687(1991)号决议所必须履行的各项义务。

伊拉克无条件地接受了第687(1991)号决议的所有条款并因此承担了它无法违背的法律、政治和道义上的各项义务,也不能不接受这些义务所带来的后果,因为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并不使委员会的代表感到满意,而该代表在整整一年之中充分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和审议活动,但后来,尽管委员会竭力要求它提出充分文件证明伊拉克的要求,但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决定退出委员会。伊拉克政权的立场违背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并漠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意愿。这一立场令人震惊地违背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地在形式上和-content上拒绝接受伊拉克政权的行为。

我认为有必要以十分明确的语言强调指出,伊拉克政权的哲学、行为、思想和本质依然是对区域性和全球性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它坚持其侵略成性的行为,同时对以制裁行动厌弃和孤立它的国际社会嗤之以鼻。科威特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智慧及其成员国也有能力来完成它们的任务。我们相信它们可望确保履行它们对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集体承诺,从而促使伊拉克政权认识到它的唯一选择是开始以彻底的按照文件拟定的方式切实执行所有这些决议。应该使伊拉克政权懂得,除非并直到它明确地依法律行事遵守安理会各有关决议特别是第773(1992)号和第833(1993)号决议所作出的划定国界的决定,它为解除制裁而拼命作出的努力将全是徒劳无益的。伊拉克政权还必

须满足其他的基本要求,例如停止提出其官方新闻机构所提出的继续把科威特说成是伊拉克一部分的错误要求,并停止提出对所为的历史权利的错误要求。坚持并进一步提出这些该政权高级官员所提出的错误的要求,是对接受第687(1991)号决议基本精神的逆转和倒退,而该项决议表达了伊拉克对尊重科威特主权、独立和国际边界的承诺。我们已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报告,内载伊拉克高级官员和伊拉克官方新闻媒界所提出的要求的完整的逐字记录摘要。

我们吁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欢迎安全理事会关于区域安全结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边界划界和边界不可侵犯性的各项有关决议。我们还期望各会员国要求伊拉克的政权尊重各有关决议并把解除制裁与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决议特别是有关边界划界和释放被监禁人员的各项决议联系起来。

在这方面,我要回顾,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理事会(海湾合作理事会)在其今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项声明欢迎科威特和伊拉克之间边界的划界的工作。海湾合作理事会还强调指出这一划界工作是区域性安全的基础。此外,包括六个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以及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大马士革宣言国家今年六月发表了一项声明,支持划界工作并欢迎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是对在区域和国际两级上的稳定和安全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伊拉克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不仅限于边界划界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纯粹属于人道主义的问题:释放所有属于科威特的第三国公民的被监禁人员、人质和被拘押人员。这些人质和被监禁者一直在伊拉克监狱和居留营中受了大约三年的折磨。我们相信并希望国际社会将向伊拉克政权施加压力使这些无辜的男女和儿童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释放。他们的困

境全然违反了与人权有关的所有的价值和概念。这种情况也拼弃了新的全球解决办法,而我们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热切的希望促进这种全面的解决办法,以期保卫世界人权。

科威特已经探讨了所有可能采用的途径,已经利用了所有可能得到的阿拉伯、伊斯兰和国际渠道,来说服伊拉克政权遵守国际法的准则,特别是履行其根据各项日内瓦公约所作出的承诺。迄今为止,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为了这些人的利益所作出的努力,伊拉克政权尚未作出任何积极的反应。最近,它抵制了由红十字委员会上月在日内瓦组织的讨论这一重要而紧迫的人道主义事项最新事态发展的会议。只有在最后一个被监禁者返回他的家庭和国土,科威特人民才会松口气并得到心境的和平。

伊拉克也还未有履行它的义务,归还属于我国公私两个部门的尚未归还的科威特财产。此外,它也还未有执行安全理事会第707(1991)号以及第715(1991)号决议,而且它也没有停止迫害和镇压在该国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本国人民。它继续诉诸恐怖主义行动。由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情义以及悠久的睦邻关系,我们科威特人民分担着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我们是怀着特别关切的心情看到由于伊拉克政权全然不顾伊拉克人民目前的困境致及未来而采取各种暴行,使伊拉克人民蒙受了耻辱。伊拉克政权未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706(1991)号以及第712(1991)号决议,从而顽固地拒绝了为减轻伊拉克人民的痛苦和苦难所提供的机制。实际上,要对伊拉克人民的困境负责的,其实正就是该政权本身,而这一政权必须对其各种暴行所造成的所有可怕的后果负责。

科威特坚决认为海湾地区的安全是世界安全的组成部分。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那些受到侵略的国

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在爆发冲突时，国际社会还应该向侵略的受害者提供支持。区域性安全的巩固需要在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之中建立信心，作为实现该项共同目标的基本前提。在此，我要强调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之间存在的密切的关系和充分的信任。它们的合作是对本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的一种重要的贡献。实际情况下的事实证明了我們已作出的共同努力。

科威特渴望按海湾合作理事会最高委员会的具体规定在睦邻、互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基础上改善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在说这番话后，科威特要强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其三个岛屿——即布穆萨岛、小通布岛和大通布岛的主权。另外，科威特愿正式表示绝对支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恢复对其岛屿的主权所付诸的所有和平措施和手段。科威特仍然希望，对话将最终消除两国之间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铭记这个目标，科威特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承诺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基础上解决这个争端并以和平方式结束争端。

就中东和平进程的目前事态发展而言，科威特欣见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签署协定，以行使其自决权，使其领土摆脱占领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构。科威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推进其事业所进行的各项努力和选择的各条道路，据此，科威特部长会议已发表一项声明，对朝着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方向迈出的这个第一步表示欢迎。

科威特认为，这项协定是朝着创建一个处理许多细节构架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要确保这一进程取得圆满成功，直接有关各方都必须做出巨大努力并具有耐心。这项协定确实带来了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崭新历史篇章。我们希望，在这个新时代，谈判将代替冲突，对话将取代对抗，争端将在国际法之下而不是通过武装

力量，并使用发展中的新办法加以解决。但是，随后采取的步骤以及其他阿拉伯战线取得的成就将成为试金石。总而言之，部分或不完全的和平不会持久，一个单方面的协定不会导致公正和全面和平。从现在起，我们不应怀着痛苦和悲伤回顾过去，而应满怀希望和信心展望未来。

最后，和平进程的成功取决于以色列真正和认真致力于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特别是要求全面和无条件撤出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议。同样，以色列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不再进一步拖延地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我要借此机会赞扬黎巴嫩政府，它为在黎巴嫩建立民族和解做出了出色的努力。科威特就其而言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人民努力重建和恢复其家园。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悲剧仍有增无减。该国人民成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野蛮侵略的目标，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想通过完全不公正的安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造成既成事实并取得领土利益。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和欧洲共同体采取各种紧迫和有效措施，以防侵略者获得任何奖励并拒绝使公然侵略的结果合法化。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供应禁运，以使其人民能够行使《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利。

几天前，科威特高兴地接待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这次访问是科威特一贯支持该穆斯林国家斗争的结果，并表明了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深切、全面和坚定不移地承诺。

科威特坚定地欢迎德克勒克总统的政府和参加有关南非未来政治和社会结构谈判的其他方面达成的协定。该协定的主旨是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制度把

社会分成几部分,按其肤色享有权利和特权。我们赞扬这项历史性协定,该协定将使所有南非人民不分等级地开始从事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事业,使所有南非人民都能够为建设新社会发挥其能量。

科威特就其而言已经完全遵守各项抵制规则。科威特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为创立最终导致这项协定的有效机制做出了贡献。现在,我们打算在国家一级采取必要措施,回应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最近在这个讲坛发出的呼吁而解除制裁。我们的行动将符合这样一个全球趋势,即创造有利条件,完成协定所规定的各项目标。我国政府将根据南非的协定、国际共识和纳尔逊·曼德拉先生要求结束经济制裁,同时仍保持禁止常规及核武器的重要发言,审查科威特有关禁止同南非政府打交道的国家立法。

我们欢迎多边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欣见为使年轻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恢复其对鲸湾港和近海岛屿主权所达成的协议。

在世界政治舞台出现令人振奋的变革的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有关世界经济形势的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的极大关切。我们认为,在国际经济议程上,必须最优先地审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困境,以便使它们可以得到帮助,以减轻其人民遭受的严重苦难。

科威特相信,世界的未来及其居民的福利要求采取均衡使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全面办法,科威特在处理环境和能源问题的各国际论坛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非常愿意促进国际合作,以期实现更广泛的发展,并消除阻碍发展的障碍。但是,我们认为,应该优先进行各种国家和国际努力,以实现全面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提高政治稳定。

个人必须永远是各项发展努力的核心。各种发展

政策都应非常灵活,其程度应足以满足所有个人的独创性和创造力。这确实是我们人类努力取得进步和达成尽善尽美的保证。国际机构应该提供讲坛和构架,以便为此目的利用我们的国家努力。

国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方向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机会的窗口。作为相互依赖的伙伴,我们应该共同稳步向前迈进,以便使我们可以一起收获新秩序的共同好处。

哈维斯托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选大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他可以相信,芬兰代表团将充分支持他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

我代表我国政府谨热烈欢迎我们中间的新的会员国。他们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将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组织。

仅仅几年以前,在令人充满希望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对联合国寄予了高度的希望。这些希望中有些成为现实,有些并没有。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是联合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一个建国的良好事例。厄立特里亚是另一个例子。希望这些是明智和耐心的和解和处理冲突的事例。另一个例子是南非,我们今天看到了该国发生的不可扭转的变化,它正走向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我谨表示我国政府对南非各方在其争取和平、合作与相互尊重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的钦佩。芬兰积极地支持了新的南非的形成,并且将继续这样做。

我们最近又看到了勇敢和英明的领导能够克服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引导人民从战争与仇恨状态进入和解的又一个例子。我指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和平协定。在这一方面,我要赞扬挪威政府在团结双方中发挥的作用。联合国现在必须随时准备在这为和平的重要努力中发挥作用。芬兰与其他

北欧国家一起是最初对这一历史进程提出国际援助方案的国家之一。

联合国近年来也取得了其他成就,是值得称道的。其中最重要之一是制止了对科威特的侵略以及在柬埔寨恢复了和平。但是许多其他冲突被证明是很难解决的。在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安哥拉、阿布哈兹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战争正在进行。在西撒哈拉和塞浦路斯,冲突仍然还在继续。所有这些冲突是国际社会及联合国面临的极为艰巨的挑战。

从这成功与失败的对照表上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调整、改革和振兴联合国,使其不仅能有效地面对今天的挑战,而且面对明天的挑战呢?无疑地,联合国今天是个比以往更活力的机构,但是许多没有解决的冲突表明,联合国仍然有严重的缺点。这些主要由于我们所生活的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社会中各项问题与挑战的性质本身。

我们现在有责任开展对联合国进行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包括联合国组织在政治和发展方面的各个机构、方案与基金。必须以综合的方式开展,以便使我们的合作文件进一步适应于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的需要。

许多危机看来是政治性的,但是其根源是社会的不公正以及缺少经济机会。满足社会需要,促进经济发展是持续经济稳定的必要因素。在这一方面也作到了一些重要的改进,但是其范围和重要意义显然由于挑战的艰巨性而显得不够。人类的发展,人权和环境都是这一方面的事例。

由于秘书长的积极倡议,现在联合国内正在展开改革的进程。此外,一些会员国对我们组织的改革与改组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我国与其他北欧国家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进程。特别是在维持和平以及改革联合国在经

济和社会部门的工作以及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工作。

世界上的各种事件迫使联合国及其会员国重新密切审查联合国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宪章》的规定以及为此创立的结构与机制反映了一个与我们所处的世界十分不同的世界。这当然是过去一两年我们极为重视传统上称为维持和平工作的理由。由于各项行动日益复杂,维持和平的概念正经历的一种演变的阶段。诸如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缔造和平等有关活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的工具。

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必须适应于维持和平行动的迅速增长及新的方式。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其今年5月的发言中提出了开展这些行动时应当遵循的工作原则。我国政府完全赞同这些原则。

我国政府认为,由于对维持和平部队、军事观察员和监督人员的要求大大增加,联合国有必要在开展这些行动之前采用更加严格和明确的标准与程序。联合国不能把战线拉得太长,它不能什么都管。

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必须是明确和清楚的。必须保证必要的资金,在开始任何行动之前,安全理事会必须保证获得必要的部队。最近的经验还证明,指挥结构必须明确规定并且随后得到充分的遵守。安全理事会商定建立新行动的决议还不够;执行这些行动的所有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

我们还面临着裁军与军备控制方面的新的挑战。核军备竞赛已经停止,但是,核扩散仍然对国际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必须确保《不扩散条约》制度的有效运作。总的说来,应当把裁军和军备管理纳入国际和平与安全更广泛的议程中。这应当反映在联合国裁军机制和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中。对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组成的审查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

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安理会在履行职责时代表了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因此,全体会员国对安理会的信任和信心是一个关键因素,影响到其参与解决冲突的能力。很自然,应对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组成进行审查,已使安理会更好反映今天的会员情况以及现有的政治现实。

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持开放态度。我们准备接受安理会成员数量的有限增加,只要这样的增加不会对安理会执行任务的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此外,看来将需要审查安理会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其目的应当是提高透明度和使非成员有更好的机会在安理会审议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时发表意见。

按照《宪章》的规定让安理会的非成员也在更大程度上进行参与看来是可取的——尤其是在谈判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和资金筹措时。当一些国家是部队和后勤资助的潜在提供国时,尤其应当进行这种参与。

有关振兴大会和使其活动合理化的工作也在进行。已经提出了某些改进。但是,必须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确保大会发挥更有意义和负责的作用。为了加强大会的地位并使其决议获得更多的效力,我们认为,必须确定明确的优先次序。重要的是把大会的工作集中在这些优先事项上,并减少其议程项目的数量。

实际上,现在已是时候甚至应当考虑某些激进的措施,以提高大会的效力。人们也许可以问,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全体会议是否真正必要和起作用。作为替代办法,每隔一年可以举行一次高级政治辩论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此外,大会届会的主席和主席团也许可以在上届会议结束之前很久就予以指定。这样可以使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和秘书处更好的为大会的工作做准备。这些和其他一些想法值得进一步的审议。

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部门,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本身,是正在积极讨论的其他改革领域。北欧国家发起了发展业务行动的改革。尽管在一些改革问题上几乎达成了协议,在联合国发展机构的管理和资金筹措方面仍然需要确定细节。我希望,这些急需的改革能够在11月底以前得到同意,以便能够在1994年就尽早建立新的机构。

从对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不同寻常的深度和速度以及全球环境提出的挑战,使得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刻得多的改革。我们现在必须努力在这一新的和严峻的环境中确定联合国系统的新的方向。我们特别应当澄清我们对和平与安全工作同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之间的机构和结构联系的想法。同样,我们应当确定经济和社会部门以及联合国系统同其他国际组织关系中的真正的优先事项。这样的重新思考和改革无法在大会一届会议上完成。将需要在数年的时间内进行持续的努力,这反过来首先要求就改革方案的基本指导方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形成一个共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秘书长将要提出的发展纲领,无疑将在这方面产生催化的作用,即将召开的关于人口、社会发展和性别问题的重要会议,也能产生同样的作用。我认为,联合国五十周年将是发起这样一个雄心勃勃、带有根本性和远见的改革方案的适当机会。

为使联合国有效运作,它必须有一个扎实的行政部门,一个拥有充分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的秘书处。秘书长已经采取一些步骤精简秘书处,并使它成为执行会员国决定的更有效工具。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才能使秘书处发挥主动,担负起它知识领导的作用。

在资源匮乏,而联合国又面临如此众多的新任务的时候,显然必须精简活动,并使工作方式合理化。必须继续裁减不必要和过时的方案。会员国的任务是指导秘书长,但也要得出结论和作出必要的决定。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联合国应该象国家政府一样,实行同样的紧缩政策。

或许,今天联合国最关切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会员国不愿支付分摊给它们的会费。我国代表团已经一再表示,我现在再重复:支付会费不是可以选择的问题。它是落在每一个大小成员身上的一项义务。让我们把它作为对联合国五十周年生日的集体礼品,确保届时充分履行支付会费的义务。

会员国在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时,有权利期望对供联合国组织使用的资源作出充分的交代。联合国组织必须实行谨慎的经济管理,并不断提高内部监督系统。因此,我们认为,设立一个独立的总检查官的职务等意见,很值得考虑。现在的主要目标必须是恢复各会员国和一般公众对我们组织的信任。联合国的公共形象和尊严不能被管理不善的指责所沾污。

在联合国接近五十周年的时候,人类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应付这些挑战并不容易。然而,联合国现在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机会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充分利用其潜力,并表现出领导作用。“我联合国人民…联合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已被选定为我们五十周年纪念的主题。让我们大家携手努力,使其成为现实。

卡塞纳利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毛里求斯代表团,最衷心地祝贺英萨纳利先生当选为大会第48届会议的主席。我们谨向他和他的主席团成员保证,我们将充分合作和支持他们完成摆在他们面前的各项任务。一名圭亚那的代表当选为本届大会的

主席,其令人高兴之处不只一方面,它强调了即使是本组织的最小成员国,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而且不会推卸托付给她的任何责任,无论这种挑战如何重大。

我们还愿正式表示,我们感谢他的前任以可嘉的方式指导了大会第47届会议的审议工作。

毛里求斯高兴地欢迎各新成员加入联合国大家庭,它们是:安道尔、捷克共和国、厄立特里亚、摩纳哥、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我们期望这些新成员将维护和加强本组织《宪章》中所载的各种理想,并期望它们积极参加我们的审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我首先谈一个对我们的组织的运作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对联合国的未来作用和方向众说纷纭。虽然一般人都同意,联合国作为一个多边机构,应当适应并反映联合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但是,在采取哪些建议和具体措施,使联合国系统更加有效,把它塑造成一个全球管理的有用工具的问题上,却存在着相当的疑问。联合国是否能够应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各种新的要求、机会和挑战,并仍然忠实于其《宪章》?近年来,联合国已经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加中心的作用,并在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说明联合国作为一个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合法渠道,已经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接受。

然而,在重新恢复的道德地位的威望和承认联合国的理想和信念仍然有效的背后,是联合国的行政结构和机构极需改革的现实。联合国系统仍然不能很好地应付它目前的行动和活动的范围。因此,联合国性质的演变将对冷战后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未来形态和管理,产生关键性影响。

目前关于振兴和改革联合国的辩论取决于是否应该

让联合国更集中其注意力,还是让它处理更多的问题。尽管在大会、安全理事会、社会及经济机构以及维持和平部队各级都明确表示要进行变革,但很显然,许多会员国既不指望这一进程导致任何彻底的体制改革,也不考虑对《宪章》进行修改。

因此,必须通过在各种不同的利益和政治考虑之间进行平衡,从内部取得进展。但是,如果这样一项协议仅仅反映最低程度的共同点,而不是真正合作的产物的话,这将是一种不幸。

我承认,对本组织这样的结构进行改革绝非易事,需要各方的协助。去年,参加大会的毛里求斯代表团赞扬了秘书长改革本组织的努力。我愿重申,我们赞赏迄今已取得的成就,支持秘书长为振兴联合国正在开展的工作。

我仍然相信,正在出现的全球形势已使改革联合国系统的目标能够实现。归根结底,这一改革应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使本组织能对正在出现的新的希望作出更为有利的反映。

我们认为,应通过增加其会员国和总的民主化趋势鼓励大会在本组织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应加强其决策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及经济领域的决策作用,以便对安全理事会达成更大的平衡,因为现在安理会的职权通过预防性外交和创新的维持和平行动正在扩大,超越了处理对和平及安全的威胁这一传统的界限,扩展到处理侵犯人权现象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因此,大会在继续作为用于讨论的关键论坛的同时,还应该增加其对重大问题作出反应并采取主动行动的能力。

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间协商一致意见的增加使它能够行使其权威,并且在根据《宪章》第七章授权使用武力方面扩大了活动范围,例如在索马里,本来

在通常情况下国内管辖是适用的;或在南斯拉夫——通过采取预防性行动。安理会还更频繁地使用制裁手段,自1990年以来已使用5次。联合国参与的加强不可否认的提高了本组织的声誉。但是,这也对安理会的组成提出了问题,对其决策过程产生了忧虑。

我们认为,鉴于安理会的重要性以及它承担的新责任,它应该以某种方式扩大,以反映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安理会将赢得承认和对其合法性的接受,并能公正、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行动。

我们认为,安理会能经受变革而又保留其主要的执行职能,同时改善与诸如大会等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协调。

维持和平已成为安理会的主要责任之一。维持和平行动的迅速扩大以及联合国人员在这一领域的大量参与加强了对本组织的信心,并且使它在国际上的形象更加高大。遗憾的是,维持和平也在财政和人力资源上成了本组织的一个沉重负担,有可能影响本组织在其他优先领域的参与。维持和平不应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安全目标,而排除对安全的非军事威胁进行更广泛的考虑。

其实,安全理事会在决定维持和平在对国际和平存在重大威胁的冲突地区、潜在冲突地区、动荡的国内或地区局势中作为一项有效的保障今后如何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责任。

但是,正如秘书长在其关于实施“和平纲领”中提出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当联合国被要求承担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任务时,维持和平正处于迅速演变的过程中。”

(A/47/965, 第26段)

由于维持和平行动的使命超越其传统的范围,扩展到选举协助、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人权监督、援助国家

建设、边境监测和执行制裁,很有必要制订以适当界定的权限和充足的财政支持为基础的更为明确的维持和平方针和标准。在基本原则及其解释的参数范围内,在计划维持和平行动时应注重切实可行。联合国已很好地吸取了具体、痛苦的经历的教训。

毛里求斯建议,在对联合国进行改革时,我们应不仅处理财政资源或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等问题,而且应注意在其他论坛中提出的问题及其对本组织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不充分重视大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国际经济合作宣言》中所载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重振公平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则。我们必须铭记其他新的和全球达成一致的纲领,如《非洲发展新议程》、里约会议产生的《21世纪议程》和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提出的建议。

对联合国结构所作的任何变动应是尽量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的产物,以确保本组织的信誉。在执行这一任务时,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为指导。

但是,我们在维护这一精神的同时认为,应认真考虑对《宪章》的条款作一次审查。重新审议《宪章》仍是我们重新审查其内容,使我们能够根据新的世界现实提出修改意见。我还要敦促大会坚持使其决议更加明晰。这无疑会有助于采取行动,并且预防把时间浪费在讨论决议的不同解释上。

毫无疑问,自大会上次会议以来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是今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该会议是审议1968年在德黑兰召开的第一次人权大会以来世界人民对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态度演变的一个机会。在这两次会议召开之间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出现了许多变化,尤其是殖民化终结之后产生的国家坚持自己的权利。

在维也纳,世界人权论坛上的新老角色,都能够提出他们的关注和愿望。讨论尽管并非总是顺利的,但好处在于坦率。毛里求斯坚信,该会议的最后结果将有益于保护个人的权利。然而,我们必须确保《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规定得到执行,而不是只成为国际档案中的又一批文件。在这方面,我要再次特别呼吁大会大幅度增加人权中心的资源,使之能够坚定地履行其责任,并从而为普遍伸张人权作出更有效的贡献。

毛里求斯要最有力地重申它支持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的建议,即大会紧急处理设立一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务的必要性。我们真诚希望作出一项有利的决定,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这样一个办事处将发挥协调联合国人权方面工作的必要作用,并将成为伸张人权标准的焦点。

毛里求斯根据其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还要表明它支持赋予起诉应对1991年1月1日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严重危害人类罪行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职责。我们愿祝贺所有当选为该法庭法官的著名人士,并对其艰难的任务致以良好的祝愿。

实际上,我们极为关注和悲痛地看待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儿童所遭受的暴行和巨大的痛苦。让该法庭的公正结论成为那些认为他们可以采取这种卑鄙行动、如此草菅人命而逍遥法外的人的一个教训。该法庭认真和坚定地完成其职责,这将证实国际社会并未继续无动于衷,而且不会心安理得地面对这种无论何时何地出现的卑鄙和应谴责的行为。然而,随着我们所谓文明世界的这一世纪行将过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历史将以数以千计的无辜男女儿童的鲜血写成。

今年早些时候,世界为法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俄

罗斯联邦自愿延长其暂停核试验的消息而欢呼。人们兴奋地注意到,尽管出现某几个国家可能恢复核试验的令人不安的报道,然而在1993年世界仍可能愉快渡过没有核试验及随之而来的后果时间最长的一年。没有人会怀疑使暂停试验成为一项政策的国家的核力量,而他们迄今并未受诱惑通过恢复核试验来展现其力量,这使它们赢得信誉。

我们真诚希望,核俱乐部的成员遵守其宣布的暂停试验,因为其中任何国家恢复核试验都会有损于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我们认为它还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目前全球裁军的努力。

尽管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以及经常存在的紧张局势的温床,然而世界政治气氛却已有大大改善,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由于冷战争夺的消失,随着缔结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随后达成削减过去超级大国各自核武库的协议而取得了重要的双边进展。包括法国、中国和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决定在审查不扩散条约进程的关键阶段加入该条约,这在国际上加强了这种积极努力。

这种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对象我们这样的所有小国是良好的联兆,我们这些国家的安全取决于一个可靠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之间最近达成的历史性协议以及即将出现的民主和非种族南非的宪法,应为在非洲非核化方面取得迅速进展铺平道路。同样,我们极为满意地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审议中正在形成的协商一致意见:针对正在变化的国际形势采取新的作法,并给加强印度洋地区合作、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进程以新的推动力。参加今年会议的规模有所扩大,这意味着大会可因此考虑扩大该委员会的权限。

在地区一级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一种有利于裁军

的全球气氛。因此,我们要从这一角度重申目前有关审议不扩散条约和达成一项禁试的谈判的重要性,它因为无核国家提供牢固的安全保证并解决各种核扩散的问题。较小型核武器扩散的威胁,由于从钚和高浓度铀中产生出来的可用于制作武器的核物质的存在以及相对缺少适当的商业保障而更形严重。在这些危险之外,还必须指出,核污染以及倾倒有毒废料的潜在危险。

纵观世界,我们有理由对地球上迄今充满暴力的各个地区不久将出现和平抱以希望。在非洲大陆上,我们注意到一种解决各种困难局势的趋势。在莫桑比克,我们赞赏莫桑比克政府与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之间签署《莫桑比克全面和平协定》。我们赞扬联合国在莫桑比克的行动所作的积极贡献。我们敦促有关领导人在目前旨在为该国制定适当选举法的谈判中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

南非也给人们带来希望。毛里求斯一直十分密切地注视多党谈判论坛中讨论的发展,尤为赞赏技术谈判委员会于1993年8月16日一致通过的决议,该决议同意把沃尔维斯湾和沿岸岛屿归还纳米比亚。我们曾有机会向负责采取这一十分积极步骤的人表示祝贺,我们还称赞这种步骤为该地区的一个建立信任措施。

我们欢迎过渡期执行委员会的成立,并愿保证我们愿意作为一个已为全世界民主化进程作出自己微薄贡献的国家帮助导致1994年4月27日选举的准备工作。

取消种族隔离、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建立新宪法的基础,以及就几年之内的选举日期取得一致的能力,是个不小的成就。然而,尽管很多迅速和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南非却继续陷于无休止的暴力之中。我们多次对暴力高涨表示遗憾,这种暴力夺去了非洲几位最杰出的儿子的生命,其中包括我们非常怀念的克立斯

·哈尼。因此,我们衷心欢迎关于在非洲成立一支由各派代表组成的全国和平部队的建议,它将被赋予在特别动荡地区防止暴力的任务。这一机关的成立表明了南非各方决心并强烈希望解决未决问题,并按计划着手于明年4月举行无暴力的选举。

副主席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扎伊尔)主持会议。

在索马里,我们对毫无意义地杀戮联合国部队成员以及索马里平民感到不安。在索马里所目睹的小规模冲突遗憾地使世界注意力从千百万饥饿的人转向追捕罪犯。由于缺乏食物每天死去的妇女和儿童无足轻重地受漠视。毛里求斯呼吁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回到在亚的斯亚贝巴所达成的协议上来,并将自己置身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最近设立的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范围内的和平进程之中。我们对所有那些刻意永远血洗索马里的人的热忱呼吁是,听从国际社会的关切,并确实根据索马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一己私利采取行动。

在我们的印度洋地区,关于同我们直接有关的一个问题,我很高兴地说,正在同联合王国当局就查戈斯群岛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我们欢呼联合国在柬埔寨的胜利,同时不能不指责安哥拉的残暴形势,在那里每天都有成千入丧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为了拼命掌权而准备牺牲无数生命和使该国成为废墟的人来说,一个人力资源枯竭的国家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奉劝萨文比先生及其安盟同现实妥协并接受通过投票箱所表达的安哥拉人民的意愿。

在非洲大陆以外,目睹了本世纪最惨烈的一场冲突的中东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有理由感到满意地得知,1991年10月在马德里会议所开始的和平进程有了决定

性的转折,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相互正式承认。让我们希望关于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自治的计划仅仅是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完全撤出的一个序曲,这是中东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我先前所说,想到在世界各地有更好太平的时日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然而,这一前景受到其他关切的损害。在斐济,等待已久的对宪章的审查尚未进行,其不幸的后果是选举制度陷于停滞。我们认为,斐济当局所许诺的宪法的有意义的变革将恢复斐济人的信心并将该国带来更妥当的关系,这对所有人都有利。作为一个多文化、多宗教和多种族社会的毛里求斯谦卑地表示乐意同斐济当局分享它本身和睦相处的经验的好处,并且帮助审查宪法,如果希望它这样做的话。

世界上有良好前景的事态发展,但同时全球经济继续使人难过。期待已久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继续是不一贯和不平衡的;全球经济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本身是对不稳定和世界所面临的许多其他有关问题唯一持久、有效和公正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认为,全世界应认真考虑和关心一种新形式的多边主义,它将确保有系统地协调涉及所有国家集团的各种政策。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表明建设性的和本着合作和谅解的精神恢复北南对话的迫切性。这一对话应该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一项工具,并应具体解决世界经济问题,而不只是一个一再以折衷办法作点缀的口号;这些折衷办法的目的更多是旨在安抚南半球的真正关切,而不是制订一项可行的长期政策以近期、中期和长期的办法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使人极其烦恼的各种问题来弥合北南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努力受到以下的影响：未受约束的保护主义的后果、恶化的商品价格、尖锐的债务问题、财政流通下降、贫困以及技术转让的不利条件。然而，在面临继续支配国际贸易舞台的不公正竞争时，我们应确保在任何多边贸易谈判中坚持《洛美公约》的各项规定，该公约将欧洲共同体同亚洲、加勒比和太平洋的各国集团联系在一起。

我们毛里求斯人渴望看到《乌拉圭回合》有平衡的结果，因此，对于很少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感到极其失望，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秩序变化中容易受到损害。正在进行的谈判结果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一场斗智和神经战。我们注意地研究了来自日内瓦的最新建议，我们的坦率反应是惊愕和沮丧。

所建议的是一项灾难性的行动，它要求彻底重建该制度、夷平现存的结构，并解散我们在其中进行外贸的各种组合。主要的谈判者所建议的是一种震动很大的变化，只有最具有复原力的经济才能不受损伤。

毛里求斯认为，从长远看这一局势是十分不公平、不公正并且尤其是具有反作用的。毛里求斯的开放经济依靠出口带来增长，它赞成自由贸易和适当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各个集团所获得的各种权利的自由交流。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类变化必须通过有秩序的、进化性的进程来实现；这种进程将留有充分时间进行适应，而不是通过外来强加，外来强加很少考虑除了经济以外的其他各种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所有缔约国真诚努力结束《乌拉圭回合》，它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困难以及小岛国的特殊情况。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及大会都承认小岛国的特殊性以及鉴于它们在环境与发展相互关系中所构成的特殊情况所应给予它们的重视。这些国家的特点在于同其海岸线长度、有限的自然资源，相对的地理上

的孤立、极其脆弱和易受伤害的生态系统以及组成它们领土范围的一部分的大面积的海洋等相对而言，其面积是有限的。因此，对小岛国来说海洋和海岸环境具有头等重要性并构成一项基本发展资源。

联合国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记录是瑕瑜互见的。对于全球意识到和尊重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念，它的贡献是无容争辩的。里约和维也纳会议是全球合作的里程碑，尽管在关于加强有关机制和采纳具体措施方面有着不同观念。

我们认为，通过维持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强有力的作用以及选择一个可行和渐进性的做法来实施各国政府根据《21世纪议程》所作的承诺，便能发展这种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期望成功地筹备明年在巴巴多斯举行的发展中小岛国持续发展全球会议及其圆满成功。我们还认为，大会应认真考虑建立一个闭会期间机制以便完成该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就我们而言，我们同任何其他其他人一样，决心以保护全球环境为己任。我们除其他文书外，批准了大气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巴塞尔和巴马科公约。我们的目的是保护世界，确保世界居民的福祉。

(以法语发言)

请允许我谈一谈我对小国参与国际生活问题的想法。我要提请注意，几个星期之后，毛里求斯将荣幸地担任东道国，召开法语国家第5次最高级会议；我还要谈一谈法语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要谈及的两个主题：人权和发展；在多样化中求统一。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大多数国家继续面临发展挑战。此时此刻，这两个及时提出的问题表明了我们的关注。我国希望略尽绵薄之力，推动法语世界和国际社会其他部分观念的变化，使人类从毛里求

斯的例子中看到多文化、多种族和多语言的和平共处不仅是乌托邦理想。

我希望感谢秘书长这位法语世界的好朋友,他尽管身负重任,仍然同意出席这次最高级会议,这次会议将在最高级别上,汇聚来自各大洲47个国家的代表团。

(以英语发言)

会员国将会看到,我们小国正在竭尽全力,作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以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个环境清洁的世界,一个免于匮乏、免于战争的世界,一个充满和平与和谐的世界。我们能否期待富国也同样如此呢?

切坦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希望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选为大会主席。推选他来指导我们的审议,表明了会员国对他众所周知的专业材干的信任。我相信,在他的指导下,大会本届会议将充满勇气并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来处理议程上的问题。

我还希望表明,我们对他的前任加内夫先生阁下的能力和智慧表示赞赏,他在风云变幻的一年中出色的指导了大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高兴而自豪地欢迎安道尔、捷克共和国、厄立特里亚、马其顿、摩纳哥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加入世界大家庭。我们相信,他们的加入是进一步巩固本组织普遍性的又一个里程碑。毫无疑问,他们对实现联合国理想的贡献将促进和加强我们的国际社会。

1989年的兴奋和希望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我们欢迎着冷战戏剧性结束的种种事态,同时又感到出乎意料。他们造成了对国际关系未来的一种乐观的浪潮。当我们跨入这个十年时,人人大谈世界的迅速变革。然而,人们很少去注意确定和规划变革的势头和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变化只会越来越好。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建立一个新的、可行的国际体系仍然是我们时代政治议程上的最艰巨的

任务。

过去的12个月再次表明,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有时 would 象旧世界一样险恶,即使在某些方面还不至于更糟。然而,我们应当避免陷入消极的悲观主义。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转折关头要求我们进行反思,采取积极行动,而不是陷入失败主义的情绪。国际社会不应因绝望而无动于衷,眼看情况日益恶化。他必须表明自己准备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重新校正历史航向。我们面前确实存在采取建设性行动的政治空间和为此目的而开展合作的基础。

界定和保障这一政治空间是联合国的事。实际上,联合国是现代国际主义的最大象征。在这些冷战后时期的动荡岁月里,几乎每天都要求本组织带头承担一些重大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维护或恢复和平与安全,坚持法治,以及确保人类生存,帮助拯救环境。消除社会弊病、挽救所谓的失败社会。

冷战结束以来,过渡时期的冲突表面化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职能、规模、地理区域和复杂程度方面都已急剧扩大。这一进程伴随国际局势的迅速演化而来。同一背景催生了预防性外交,强制实施和平和缔造和平等等新概念,作为有待紧急转化为国际社会手中切实可行而又相辅相成手段的。我们对维持和平行动的贡献体现了土耳其对这一紧急情况反应。

正如题为“和平纲领”的秘书长报告(A/47/277)指出的那样,要有效地处理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并对今后的挑战作出适当反应,需要就本组织的未来提出一个共同的想法。

在这方面,优先注意力的中心应当是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的权威和信誉今日比以往更多地依靠这个主要机构的有效性。人们普遍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当前国际舞台的需求作出更大的反应。但只有通过使安理会

根据新的政治地理现实具备更广泛的代表性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后冷战的环境要求采取新的办法,对安理会进行改革和改组。因此关于适当的代表性和扩大成员这个双主题的讨论是非常及时的。

土耳其坚信,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月将加强其有效性。扩大不应仅限于增加成员国数目,还应设想设立新种类席位,由有资格的国家作为半常任理事国占有。安理会中的半常任理事国资格可以在根据某些客观标准,如人口、地缘政治情况、经济潜力、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贡献的记录以及适当的地理分布等所指定的具体数目的国家中间轮换。由于土耳其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它认为自己有资格作为该新种类成员的候选国。

一个反应更快、代表性更广泛、透明度更大和更可靠的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宪章》第24条精神提出的要求。因而使其组织结构民主化将保证更积极地参与安理会的工作。从而加强彻底执行安理会决议的道德依据。

几乎没有人会争辩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消除了后冷战时期初期普遍感到的欣快。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是这场悲剧的标志。这些行为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无法停止,也无法逆转塞尔维亚侵略。我们也无法真正减轻幸存者的痛苦。

波斯尼亚是不分种族或宗教平等对待所有其公民的一个城邦典范,许多世纪以来形成了成熟的多文化文明。任何对这一文明在种族沙文主义手中遭到破坏感到的悲痛都不可能是夸张的。更严重的是,剥夺波斯尼亚人合法自卫手段等于没有适当支持民主反对独裁。这是对国际法道义本质和对当代国家间行为原则的严重打击。

任何赞同扩张主义、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后果的文件都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有史以来,以奖赏非正义、侵略和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和平都不能持久。为我们的不行动和沉默编造真正的政治借口并不能使我们的良心平静。绥靖不是政策,而是不道德行为的伙伴。

在波斯尼亚的利害关系远远大于涉及波斯尼亚国及其人民的生存的利害关系。它们包括我们今后杜绝种族和宗教战争这一希望的合法性。对作为一个多文化、多种族国家的波斯尼亚的背叛使这一希望破灭,因而也使我们这个组织的基本原则失效。假若我们允许独裁国家和冒险主义在波斯尼亚犯下罪行而不受惩罚,后冷战的混乱还会恶化。继续剥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自卫权损害了国际社会对那里发生的事件负责的努力。一旦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解体,那不仅巴尔干和欧洲、而且整个世界最终都将遭受痛苦的后果。

土耳其将继续积极追求援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勇敢的人民争取生存和民主斗争这一公正和合法的事业。

塞尔维亚扩张主义在波斯尼亚的罪恶成功鼓励了其他地方的侵略者。一个同样的悲剧正在高加索山脉发生,阿美尼亚人占领了阿塞拜疆五分之一的领土。在同土耳其毗邻的一个敏感地区,和平与稳定遭到了严重破坏。安全理事会呼吁立即、无条件和全部地撤出占领军的第822(1993)和853(1993)号决议遭到了忽视。

应当牢记的是,短期军事机会主义不能实现长期利益。此外还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危险。无论是在巴尔干,高加索山脉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土耳其都不能接受用武力取得领土。除非这种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事件

得到防止,《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得到坚决维护,否则就不能用正义与和平秩序取代目前的动乱和混乱。

正是抱着这些想法,土耳其强烈支持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于8月30日在米兰第六十六届国际法协会上的讲话。他在那里适当地指出,特大民族主义和微小民族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他强调,国际法把加强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目标,多边主义保护国际社会免遭这两大危险。他告诫说:

“特大民族主义有时对一些留恋霸权时期的大国可能仍是一种诱惑”。

这一告诫在后冷战发展的时刻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确实,特大民族主义和微小民族主义、种族沙文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的阴影就象幽灵一样出现在过去两年内爆发的危机背后。国际社会必须消除这些疾病。我们不应该让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的倾向困扰我们的未来。必须保持正在出现的欧亚地缘政治多元主义的生命力,在道义上承诺寻求全球民主相互依存。

我们这个时代对国际和平的大多数威胁来源于不容忍的气氛。我们必须形成一种新的心态,承认其他人所享有的保持其独特性的权利。我们必须扩大我们互让的能力。

容忍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为建立一个公正与和平的世界秩序,这样的社会必须增多。为此目的,我们需要在全世界促进一种容忍的文化。

本着这一精神并作为对第47/124号决议的后续行动,土耳其在本届会议期间将提交一份决议草案,建议宣布1995年宣布为联合国容忍年。该决议草案的通过将会有助于加速反对一切形式的狂热、原教旨主义、歧视和迫害的斗争所做的努力。

容忍和社会发展是彼此关联的概念。因此,我国政

府极为重视在全球范围采取的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并缓和它们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的协调行动。为此,我们感到十分满意的是,智利提出的于1995年3月召开一次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倡议已产生积极结果。土耳其将认真为这次首脑会议作准备并期待着对其成功作出贡献。

在这一方面,土耳其欢迎秘书长最近提出的本组织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勇敢地谈及了冷战结束以来为发展援助筹集资金方面的困难所导致的局势的严重性。他准确地指出,较贫穷国家已不再对富国抱有象它们在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对峙中所怀有的兴趣。我国政府认为,发展活动与维持和平行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确实,正是这些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活动为全球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基础。土耳其虽然在预算方面捉襟见肘,但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与声援的领域仍是越来越积极的捐助国和资助国。

从1992年初开始,我们实施了一项经济援助一揽子计划,总额达28.93亿美元。它包括技术援助、项目筹资、培训赠款和软贷款,受益者包括4个大陆的32个国家。我们坚定地致力于在该领域继续我们的努力。为了增加协调方面的效力,我们已成立了土耳其国际合作署。

在同一时期,受到自然和/或人为灾害的3个大陆的28个国家也接受了土耳其提供的总额达2.1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形式为资金或实物以及各种形式的救济和为难民提供的住所。

虽然过去12个月的总局面令人沮丧,但并不是完全没有令人乐观的理由,这包括:导致在海地和柬埔寨恢复民主的各项进程;导致建立一个民主、团结、自由和不分种族的南非的各项积极进展以及厄立特尼亚走向独立的和平演变。一种新的民主外交似乎正在取

得进展。我们大家必须全力以赴,以使这一现象增大势头。这一势头反过来将推动巩固和平的努力,因为民主国家很少相斗。

推进民主的唯一方式是逐渐的和持续的民主化。在此进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则以对人权的尊重和法治的程度来衡量。今年早些时候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使得国际社会能够明确地确认建设多元化公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共同因素。会议重新强调促进和捍卫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一全球性任务的重要性,并确认了国际社会对通过更大和持续的国际合作与团结确保充分和普遍享受这些权利所作的承诺。

《维也纳宣言》包含一项关于恐怖主义的全面定义:即任何目的在于破坏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威胁各国的领土完整并对各合法组成的政府造成不稳定的任何活动。我们强烈赞成会议所呼吁的为防止恐怖主义并与其展开斗争继续采取必要步骤的做法。

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的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不仅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也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内带来了和谐与合作的希望。它产生的积极的波及作用可能启动多方面的动力,从而能够将从大西洋引海湾以及东地中海到印度洋的整个地区转变为一个和谐、对话和共同繁荣的地区。

作为一个与中东接壤、在建设性参与该地区事务方面留有记录并与此争端所有各方保持良好传统联系的国家,土耳其极为满意地为这一从敌意到和解的巨大转变表示欢呼。

如此获得的势头应得到充分利用。该进程的不可扭转性还不够,它必须加速朝着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中所确定的最终目标迈进。

为重建中东和平与和睦设计蓝图的那些英明、和

有远见和勇气的设计师们可以同以往一样对土耳其对其使命所给予的坚定支持和贡献表示放心。我们保证以各种方式对他们的努力给予协助。

海湾危机爆发三年之后的今天,伊拉克人民仍在遭受苦难。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来源于巴格达政府不愿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关于解决海湾战争的要求。守约则会清楚地表明伊拉克有兴趣在恢复其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然而,我们不能对伊拉克人民遭受的痛苦无动于衷。我国政府坚定地认为,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考虑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以便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土耳其自1991年以来在向伊拉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一直是主动的。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已经决定发起一个总额为1 350万美元的新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以帮助伊拉克北部地区所有贫困的人口。我们此举丝毫无损于伊拉克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一些国家——特别是伊拉克的邻国——同伊拉克人民一样也受到了持续经济制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国际社会还应制定出一整套旨在补偿其不断增加的损失的措施。

我国政府对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不断恶化的局势感到关注。我们希望看到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通过恢复持续的对话得到解决。为此目的,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为争取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长期问题所进行的努力。

关于塞浦路斯,我当然不打算侈谈过去发生的事。我非常了解,就历史问题相互指责现在不是时候,也不会带来好处。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同时承认目前问题基本事实和两个社区之间深刻的不信任。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到这些问题和当前的困难,但我们必须建设未来。

当今,塞浦路斯问题已经达到了一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和目的是促进尽早和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阶段。为此目的,秘书长继续进行其斡旋任务。土耳其一如既往,支持秘书长为实现自由谈判达成的、公正和可行的解决所进行的努力。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塞浦路斯岛上的谈判双方都必须表现出诚意、谅解和耐心。此外,还需要有一种仔细平衡和坚定的方法,以便愈合使双方分道扬镳的深刻的不信任。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土耳其赞同建立信任措施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范围和内容必须能为两个社区都接受。

无论可能使双方仍然对立的原因是什么,谈判进程都必须继续下去,在当前这个时刻,所有有关方面都必须显示出现实精神和采取有远见的行动,以便寻求一项通过谈判达成的持久的解决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一场争取早日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内举行大选的运动,我们真诚希望,选举一旦结束,土族塞人方面将再次能够在谈判进程中继续发挥其建设性作用。

土耳其位于组成北半球最动荡地区的若干区域的中心。我们积极参与在冷战后寻求新的方式以便通过多边行动缔造和平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国际安全体系。如果区域安排和机构决定在以军事为支持的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和执行和平领域采取行动的话,只有联合国能够给予它们合法性。在土耳其周围地区,需要采取所有这三种范畴的行动。我国政府调动了所有它能够得到的资源来帮助消除这些危机的爆炸性并解决这些危机。我们努力争取建立并巩固相互联系的团结领域以及合作进程。

我们是根据两个基本宗旨进行这项努力的。首先,我们相信,国际环境朝着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演变不仅是人们所希望的,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也是可能的。第二,

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对法治的尊重以及普遍遵守和执行民主和容忍原则,这样一个未来才可能实现。

联合国是为了维护和平而创立的。然而,除非联合国各会员国愿意并准备承担作为《联合国宪章》和当代国际行为准则的捍卫者和执行者的责任,否则,就无法期望联合国帮助解决我们时代的集体安全问题。

随着在两年后就要庆祝本组织创立50周年,在座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宪章》中规定的主要目标,即,“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尚未实现。在加强和平与安全方面,我们的紧迫任务是充分调动联合国解决自冷战结束以来广为扩散的区域和地方冲突的潜力。

为了所有国家的未来利益,现在应该采取和平所需要的有远见和有克制的行动。土耳其仍然坚定承诺,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邦戈夫人(加蓬)(以法语发言):我首先借此机会就刚刚在肖拉普尔发生的地震向印度代表团表示加蓬代表团的真诚慰问。

大会本届会议是在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紧要关头召开的。过去几年中在世界舞台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当选为大会主席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是赞扬他作为一名精通国际问题的开明的外交家的素质,也是赞扬他的国家,圭亚那为和平所进行的不懈工作。我代表加蓬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他当选为本届会议主席。

我们还祝贺即将卸任的主席,保加利亚的斯托扬·加内夫先生非常正直和干练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我重申,我们坚定支持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为世界和平和安全进行的许多努力。

最后,我们对刚刚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新国家表

示欢迎,并向它们保证我们的友谊和与它们一道工作,以实现本组织为之创立的崇高目标的意愿。

冷战的结束使得有可能建立新型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并开辟了通向一个希望、和平与团结的新时代的道路,同时促进预防冲突、处理尖锐问题的更好途径以及许多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的解决。

我们正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本组织和国际社会最近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加蓬怀着极大的兴趣欢迎南非最近的政治事态发展。我们欢迎设立过渡性执行理事会,因为它将使南非人民第一次参加建立一个民主的、无种族歧视的和统一的新南非的工作。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促请所有其他各方加入关于设立理事会的协定,并希望他们努力充分实施这一协定。加蓬相信,正在南非发生的变化将肯定会对非洲的民主化进程以及该大陆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希望纳尔逊·曼德拉主席1993年9月24日在此提出的关于解除经济制裁并同南非建立外交关系的呼吁将受到人们的注意并为此采取行动。

在索马里,无数的无辜受害者每天继续因暴力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赞扬联合国为该国实现和平和民族和解所作的努力,同时认为或许时机已到,国际社会应优先利用对话与谈判的途径。

尽管1993年7月25日签订《科托鲁协定》而带来了希望,利比里亚局势依然是令人忧虑的根源。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开始严格执行该项协定。我们对莫桑比克、卢旺达和安哥拉的冲突各方也发出同样的呼吁。

在特别谈到安哥拉时,我注意到《比塞塞和平协定》签订之后普遍呈现的乐观态度很快就被因战事重起而带来的失望情绪所取代。在如此邻近我国的该兄弟国家,持续不变的局势致使我要对联合国的不懈努力以及旨在恢复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其他主动行动表示赞

扬。加蓬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协助实现该起冲突获的持久解决。

在中东,我国怀着宽慰和十分满意的心情,对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相互承认以及最近签订关于加沙和耶利哥自治的临时安排表示欢迎。我们敢于希望,这一历史性协定将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和解,并促进该地区和平与合作气氛的建立。

在这方面,我国支持联合国旨在根据1993年作出的安排确保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得到尊重而采取的一切主动行动,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833(1993)号决议。

在东南亚,我们对联合国在恢复柬埔寨和平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表示欢迎。1993年5月所举行的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宪议会的成立、以及诺罗敦·西哈努克陛下重登王位,这些都说明了联合国的承诺以及国际社会的团结一致。

正在波士尼亚--黑塞哥维那发展的悲剧以及这一冲突的发展对整个分地区的造成的严重威胁使我国感到忧虑。我们紧急促请有关各方回到谈判桌上并放下武器。

最近就人权和保护战争受害者问题分别在维也纳和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使本组织有机会重申其对捍卫人权问题所作的承诺。加蓬对这些问题一向给予应有的考虑,它赞同联合国为保护人权所做的一切努力。因此,适当的行动是提供额外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加强现有的合作的结果,以便提高本组织在这方面所力求达到的效力。

国际社会在过去几年内对本组织提出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如果要实现所有这些期望,本组织必须使其各主要机构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欢迎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振兴进程。并希望这一进程将包

括审议安全理事会的公平代表权以及增加其成员数目的问题。

本组织必须进一步探讨的一个方面是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中提出的预防性外交。为了反映这一趋势,非洲统一组织刚建立了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的机构。为使这一新的机构发挥效能,必须使它纳入全球裁军的范畴内。

今年1月13日签订了化学武器公约;这一进展表明国际社会决心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化学武器,并表明它愿意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努力。就我国而言,我们正在为此目的进行工作,就象我们正在促进在非洲中部采取建立信心的措施一样。我们正是本着这种参与精神担任了关于本地区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该会议令人瞩目之处,是使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首次聚集一堂。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强调了该分区所有国家批准有关裁军事项的国际法律文书的好处。委员会建议其办公室在寻求解决可能扰乱成员国和平的危机和冲突方面发挥更为投入的政治作用。它鼓励该分区各国继续进行并加强已在进行之中的民主化进程,同时尊重和促进人权。

关于以期设立国家间危机处理常设总部建立分区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委员会建议采取过渡性措施,其中包括中非共同体参与安全领域的工作;研究危机和冲突的特征和类型;以及设立一个分区工作人员办公室非常设委员会。它还建议请求联合国协助进行一项有关均衡而逐步地裁减各会员国武装部队、设备和军事预算问题的研究报告。委员会最后通过了一项中非共同体成员国之间不侵略条约草案,并决定将其提交分区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作为主持这几次重要会议的东道国代表,并以分区各国的名义,我荣幸地请大会

在适当的时候认可将提交大会审议的这项决议草案。

真正与非洲利害悠关的主要是经济。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这个洲维护统一以及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在这方面,由于其商品价格下跌,财政资源从非洲国家倒流入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债务负担,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边际化在过去五年中反而变得更为严重。

在已经处于这种限制性经济环境的情况下,我国怎么能对征收能源税的主张表示欢迎而对工业化国家生态团体威胁要抵制我国森林产品一事又怎么能不深表遗憾?关于森林问题,加蓬当局一贯赞成根据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建议,通过重新造林的合理政策,对我国的森林进行长期管理。

我国政府强调必须维护旨在以全球性方式处理世界问题的里约精神的每个方面,并促进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关系方面出现新的伙伴关系。加蓬认为这一新的办法可能成为我国发展的一种途径。

在这方面,我们要祝贺日本当局主动提出组织定于10月在东京召开的非洲发展问题国际会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成为真正和持久伙伴关系的基础。

在这方面,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在开幕词中建议我们制订一项发展纲领,这项提议应该得到联合国的充分支持。

最后,谈到我国的发展问题,我认为,我必须提请大会注意妇女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联合国已经就这个问题通过若干决议和宣言。已经作出政治承诺,但同时还必须为执行这些规定采取一贯的后续措施。这是大家都必须参加的斗争。

加蓬政府愿意考虑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作用,并正在通过妇女地位部努力实现这一承诺。

大会各届会议对会员国来说都是共同设法实现

《宪章》神圣目标的极好机会,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难道不是

“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德圣诺尔夫人(塞舌尔)(以法语发言):我要代表塞舌尔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选大会主席。我祝他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万事成功。

另外,请允许我向秘书长致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他为谋求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由于本届会议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发生仅几天后召开的,因此本届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希望。当然,我指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和平协定。愿这次谈判在那些许多人因误解、仇恨和利益冲突仍在受苦受难的地区提供一个教训。

在全世界各紧张温床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和人类悲剧并不是谁的光荣。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人们对某些情况的反应十分消极并犹豫不决,但对另一些情况却十分迅速和坚决。

然而,谋求和平是我们各种关切的核心。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使命或恢复和平使命上投入大量资金就表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证明我们自己有决心制止这些造成许多受害者并破坏所有发展成就的冲突。

的确,任何持久发展都必然意味着努力挫败某些局势变为公开冲突的威胁。

对我们岛国来说,海洋是生命之源,我们的未来主要依赖海洋。为了使我们的发展真正持久,我们必须在海洋上实现和平。

虽然在全世界海洋上旧的抗衡已经平息,这是不容辩驳的,但各国一直觊觎印度洋,这一点却依然如故。因此,我们再次要求为了沿岸国利益把印度洋真正变成一个和平与合作区。科伦坡会议的概念也许已成为过去时代的東西,但其目标今天仍然至关重要。

因此,各位成员会觉得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特别重

视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第47/59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该决议要求特设委员会组织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要估计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新的备选办法,以最终实现初步宣言所载的各项目标。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要吁请尚未批准《海洋法公约》的国家批准该公约,以便我们能够得到其生效所需的60个批准书。我们如何理解自1982年以来只有56个国家核可这项重要公约呢?当然,我们确实理解这个生命攸关问题的重要性,但国际团结必须成为我们的指南。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打算发扬古老的奥林匹克休战传统,宣布1994年为国际体育年和奥林匹克精神年,我们应该支持这项建议。让我们不要低估奥林匹克精神的标准。其中许多标准可能应用于处理国际关系。

但是,在冲突的根源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和平决不会持久。自私、不容异己、排外情绪、歧视和独裁,而且还有一特别是一贫穷、管理不善和负债过重都是冲突的根源。这些弊病总会导致新冲突的出现。难道我们不应抓住其本质而非外表吗?

几年前,提供财政支持的国家把民主化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对民主的奖励,一些国家因率先实行民主,已从国际社会的慷慨中获益。今天,我们大多数国家都已踏上民主道路——应该承认,其结果不尽相同——但适应新秩序的愿望却是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原因。然而,我要以冷静和成功地接受这一挑战的塞舌尔共和国为例说明,这个新进程在各个领域,即在经济领域也在社会领域,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额外预算支出。

虽然向民主过渡本身确实非常宝贵,但建立新体制和执行新准则带来了额外费用,这给已经相当不稳定的国家预算造成沉重负担。执行这种民主化进程几乎在各地都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难道这不是考虑为这些改革提供财政和后勤资助而设立一个联合国特别基金的客观理由吗?

这个民主事业要行之有效,就必须设法迎接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如果要确保这些新体制继续存在,人民就必须为符合各国人民期望的持久发展铺平道路。

因此,随着第三共和国的诞生,我国今天正处于其历史的新时期。18个月以来,在立宪委员会的范围内进行了改革,这将产生一部新宪法,并导致自由和民主的选举。也就是说,一年半以来,全国性活动放慢了,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停止了,而根本性的经济问题仍然存在。

塞舌尔是另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所在地,那就是第四届印度洋运动会,该届运动会是去年8月在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情况下举行的。回到我前面所说的,我要指出,这些运动会基础设施所需的费用消耗了我国国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

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小岛国是如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在18个月内实施这样一项改革方案的。我们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失去已经取得的所有社会和政治利益,那么就必须立即恢复经济。

我现在要讨论小岛国问题,在座各位成员都知道这些国家是很脆弱的。我们这些国家面积小,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限制,例如贸易平衡与收支平衡方面长期发展赤字,社会基础结构与实际使用率相比费用很高,而且特别是由于缺少支助投资方案的资金而造成负债过重。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合只是更加加剧了我们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经济基础只是例如旅游或渔业等一二个部门。

这就是塞舌尔和其他小岛国的命运,但是,我们这些国家以自己的勇气、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智慧仍然力图寻求解决办法,并使它们能够促进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因此,我们认为应当提请国际社会再次注意确立具体方案与机制的必要性,使我们各岛国能够走向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要求向我们提供与已经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同样的设施。

无论如何,一直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准的人均收入不适用于小岛国,因为它由于其人口少而被歪曲。是否有人考虑到基础机构的人均费用或者人均债务?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可以导致对许多决定的重新考虑。

当然,首先应当由我们自己来采取一切措施通过尽可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来保证我们发展的可持续性,因为环境是我们一切出口产品的基础。尽管有所有这些困难,但由于我们作出了明智的抉择与经济决定,终于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在里约向我们承诺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并没有成为现实。

今天,所有发展中国家处境岌岌可危。它们面临许多挑战:几百万人的贫困,高婴儿死亡率、饥荒、环境的破坏和自相残杀的战争。但是这些挑战不是无法克服的。所需要的是信念、勇气和国际团结。

联合国现在比以往更加有责任在此提请发达国家注意这种局势的持续可能对我们的经济和我们文化造成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对我们未来的影响,也是对我们未来的影响。

我们希望有具体的行动,因为我们不希望再一次对发言的惰性或宣布意向表示遗憾。在新的冲突发生的同时,旧的冲突几乎在世界各地仍然继续,而灾难的规模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必须积极采取行动,因为许多国家人民已经在战争恐怖中遭受太多的痛苦。

首先,作为世界经济局势的安全与控制的保障者的主要大国必须给予联合国执行其政策的手段。

最后,我们真诚地希望,本届会议将能够为解决我们关切的所有问题提供必要的动力,从而使最终得到恢复的和平能够创造有利于发展的气氛。

下午8点20分散会
